詩疑辨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詩疑難證卷四

鹿鳴篇

上海黃中松撰

古者人君以嘉禮賓臣者有四焉宗族兄弟也朋友故舊也孤卿大夫也公侯伯子男也其禮有饗有燕有食有饗者烹大牢以飲賓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訓恭儉也燕者所以示慈惠其樂無算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

取其醉而已食者饗禮之中舉樂以薦牲體焉晉語曰
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燕卿當燕李如圭謂饗重
而燕輕饗在廟燕在寢是饗與燕非一時事矣朱子亦
云小雅恐是燕禮所用大雅須饗禮用之集傳據儀禮
以正詩而儀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乃燕禮
也又鹿鳴三章言和樂且湛湛者樂之久也燕以示慈
惠不妨於久則此詩為燕無疑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
是已朱傳以為燕饗賓客之詩且於魚麗南有嘉魚南

山有臺皆曰燕饗通用之樂獨以蓼蕭湛露為燕諸侯之詩而彤弓明言一朝饗之亦以為燕諸侯者何燕對文則別互文則通也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鄭箋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酬幣也攷聘禮云致饗以酬幣又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是鄭以飲之為饗禮食之為食禮也此詩固兼饗食矣鄭又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

天子與諸侯同　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鹿鳴之詩為燕而升歌之樂亦為饗而合樂之章合樂雖降於升歌而鹿鳴亦歌於饗時矣故燕禮云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而左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而三拜此其明証也孔氏據此詩之序與箋而謂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之又據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知天子於諸侯饗燕皆有據左傳宣十六年晉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　知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

俱有據周禮司儀職凡諸公相為賓致饔食左傳公與晉侯燕于河上知諸侯相與饗燕俱有據左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季文子復命公饗之聘禮公與賓燕燕禮燕已之臣子復命公饗一

俱有饗燕之禮備矣朱傳非無據耳

莘

毛傳曰莘莘也是莘為水草也鄭箋訓為藾蕭是莘為陸草也攷爾雅原有二訓一曰萍莘其大者藾郭註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詩曰于以采藾一曰莘藾蕭郭註

今藾蒿也詩小雅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分別二詩之
蘋芩甚明孔疏申箋曰萍是水中之草非鹿所食故不
從傳羅願曰鹿豕亦就水旁求食食萍容有之不必易
傳王安石從毛呂記朱傳俱從鄭竊以爾雅所謂萍苹
者其字加水旁而為萍所謂芩藾蕭者其字乃經文之
芩也則當從藾蕭之訓矣且經文明言野之芩何反謂
水之芩乎但孔疏邢疏呂記引陸璣草木疏俱言芩葉
青白色莖如箸而輕肥初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今攷

陸疏本正相合朱傳則云青色白莖如箸去葉字顛倒白色兩字義訓大別則不知朱子何所本也

嘉賓

經止言嘉賓而序言燕羣臣嘉賓孔疏謂序之羣臣即經之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范逸齋曰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也於燕曰臣自燕飲之禮言則謂嘉賓以禮意言也

黃實夫曰以上下之分言則謂羣臣嘉賓以禮意言則謂嘉賓之言亦明晰故朱子從之當已張橫渠引漢光武友嚴光為証云禮有仕而未受祿者不純臣之道

范淳夫曰羣臣在位者嘉賓聘而未受祿者分已仕未

仕言夫君之燕臣其事不一有因祭而燕者有因朝而燕者有因聘而燕因錫有功而燕者如張范之說則序於經文嘉賓之外添一羣臣而經文但言未受祿之嘉賓不及羣臣又於典禮多掛漏矣但觀樂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鄉飲酒注言鄉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之心皇華采其欲咨謀於賢者也曰始官曰貢士則唐時猶行此禮而鄭康成始冠舉於鄉歌鹿鳴而來則似指始仕者言韓子曰楊侯

讀示我周行之示為實謂當實於周之列位亦似指嘉賓為未在位矣意此詩本為士之始進者而作其後燕羣臣嘉賓而通奏之歟

周行

毛傳曰周行至道也王肅述之曰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好美好謂示我以至美之道鄭箋曰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孔疏曰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

也是示實聲相近故誤為示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尸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也且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宏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于官緣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下章言其法上下相副于義為長故易傳也謂祭義為長歐陽永叔曰鄭改示為實遂失詩義李迂仲曰此言人臣樂君之燕饗何為至此方實於列位所辭比皆當朱傳曰周行大道也意與毛近謝疊山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于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朱克升曰道者日

用事物當然之理日用之間坦然可以由之者也閫發其義可謂詳矣許白雲以下之德音為有德之言即示我之周行尤為明快又攷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馬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王安石依此註釋詩時未睹毛詩故本國語立說其義稍偏不若至道大道之尤包舉要與毛傳不大相異及箋詩而易之未見其勝

菁莪

毛傳曰菁莪蔵去刃切也蓋本爾雅爾雅注郭璞云今呼青

蒿香中炙啖者為蔵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為蔵是也
又陸疏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蔵也本
草綱目曰諸蒿皆白此蒿獨青二月生苗莖葉俱深青
七八月有黃華甚細結實如粟米然則蒿之類不一惟
青蒿得專蒿名今詩直言食野之蒿則為青蒿可知毛
傳又曰荅草也不指為何草孔氏引草木疏曰莖如釵
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真實牛馬亦喜食
之陸釋文引說文曰蒿也然則此詩二章之蒿固為蒿

而首章之苹三章之苓皆為蒿類陳長發舉蒿之類甚
備見詩雅者八又見詩頌者一見雅者二不見詩雅者三獨不及苓殆偶忘歟

四牡篇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攷左傳
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魯語曰四牡君所
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則此為勞使臣之詩無疑
矣孔氏謂有功見知則說總述勞意於經無當也此論
甚明黃實夫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自信不篤者急於
人之我信人臣之于國要其無愧於天無

悃於天下後世則已矣知與不知誠有不足計四牡詩人以有功見知則說何其汲汲也蓋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不得乎君不可以為臣況人臣將命而出以適異國可不見知於君哉樂夫君之知其功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諸書一篋再拜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四牡之使臣非樂夫君之知其心也推行序說於人君用人行政之道未嘗無補然皆論既作此詩之義夫人臣自有當盡之分初不期上之見知而後勤於其職及有功見知而說固亦人情之常然人君之勞使臣亦為君之道所當盡不期下之說而後勞之也苟期下之說而後勞

之則其意已不誠而所為殷勤慰勸者盡屬虛文此漢
唐以來賢君駕御英雄之術豈先王之所以待臣也哉
朱子識序語疎而義鄙固非太甚也

雎

毛傳曰雎夫不也鄭箋曰夫不鳥之戀謹者也鄭實申
明毛義而毛則本爾雅也爾雅雎雎其夫不舍人曰雎一
名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雎今楚鳩是已但攷郭璞爾
雅注曰雎今鶖鳩而吕記朱傳引郭註俱云今鶖鳩嚴

粲論鵻有十四名隹其也鶵鳩也祝鳩也鶻鳩也鶵鳩也鵻鳩也鶻鳩也鶵也鵻也雉也方言鶻鳩也楚鳩也鴉鳩也荊鳩也乳鳩二名夫鶵鳩之名爾雅注疏廣雅方言俱無之許氏說文并無鶵字惟玉篇有之云步忽反鶵鶵鳥不言是鳩名埤雅則譬鶵鳩非鳴鳩亦不言與祝鳩為一鳥未知呂朱何據而遂改郭注也然既有楚鳩鶵鳩之名陸疏亦云夫不一名浮鳩則鵻固鳩之類矣又毛傳於南有嘉魚篇曰鵻壹宿之鳥也鄭箋曰壹宿壹於其所宿之木李迂仲曰陳翥以為壹宿

之烏王氏以為況臣之一於事其君也　堲雅曰壹宿壹於所宿之木離性慈孝謹慤夫天下之人惟慈謹慤者始能慈孝而慈孝者未有不慤謹二者原不相離也李巡蘇轍俱援左傳祝鳩氏司徒之文專以為孝鳥於下文將父將母之意更為切合

諏謀度詢一

左傳曰訪於善為咨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咨事為諏咨難為謀是為五善詹語曰悔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

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是為六德毛傳曰
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
咨禮義所宜為度咨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
和當自謂無所及則成六德毛據二傳以釋詩反變二
傳以成已說也攷尚書大甲曰自周有終蔡傳引魯語
以釋之詩鹿鳴示我周行禮記引之鄭注亦云示以忠
信之道彼都人士行歸於周毛傳曰忠信也是皆忠信
為周之說也尚書堯典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國

語單子儉敬咨讓以應成德諸葛武侯表咨諏善道則
訪問於善之意也爾雅曰詁訓詢為信是有親信之義
也左傳心能制義曰度又公會紀侯於郕紀來諮謀齊
難也玉篇問政事曰諏則度謀諏果有咨義咨難咨事
之解也然使臣出使固必得忠信之人而問之然後其
言可信要其廣詢博訪設無忠信之人遂不必問乎曰
其言之不信即可知其人之不善亦採訪所得之一也
觀內傳言訪於善為咨而無忠信之說安知所謂咨於

周者非但謂周徧而訪於善乎外傳言忠信為周而無訪於善之說安知所謂咨於周者非但言問於忠信之人乎惟以周為周徧則訪於善之說可通以咨為咨訪則忠信之說可通合而言之實難為之解矣易上傳曰知周萬物下傳曰周流六虛月令曰周視原野仲尼燕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左傳曰周麾而呼周行天下皆周徧之義也易曰齎咨涕洟書曰下民其咨小民唯曰怨咨皆不必訪於善也左傳紀侯譖於魯桓桓

豈善人乎哉少宰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又
諏士然後卜日諏日諏士皆曰諏不獨事曰諏矣易以
作事謀始繫於訟似有患難之意然易為君子謀君子
所處豈皆患難乎書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
君陳曰爾有嘉謀入告於君則凡問人告人皆曰謀矣
盤庚曰予亦拙謀女不謀長詩小旻曰謀之其臧謀之
不臧則拙與長臧與不臧又皆曰謀矣左傳曰度德而
處之固知所度者為德耳詩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讒人之心豈有善乎書曰詢於衆詩曰詢於芻蕘豈
皆親戚乎舜典曰詢事考言則咨事亦曰詢大禹謨曰
弗詢之謀勿庸又曰詢謀僉同後漢馮衍傳曰詢忠智
之謀則以問於衆謀為詢矣洪範論五事之德聰曰作
謀則凡咨事咨義咨親皆可曰謀矣說文以謀事為咨
則咨與謀通又以詢為謀則詢與謀通又曰諏聚謀也
諏詢度合圖究慮訪而訓為謀也則度與謀通故爾雅咨

容於二號度於閎夭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各
為分別然亦謂諸人之善皆足備採訪耳不然二號固
為善矣餘皆不可謂善人乎然則三傳一無足取數分
言之則諏有聚議之意其事不一故責諏也謀有計畫之意難不可輕
處謀之宜審也度有體量之意本則工度之禮則主樽之矣詢有究問之意
由親以及疎由近以及遠焉各有本義合觀之則四章之旨總欲使
臣之審詳體訪不使下情壅於上聞耳詩人之言原不
必過為執着也

諏謀度詢二

左傳言五善國語言六德毛傳所言六德又與國語異故朱子不取古訓而從歐陽之說歐云毛傳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諏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協韻耳詩之義有聯章一意者正雅諸篇王朝典禮所存斷非任意數行輕率成文也故朱傳仍以叔孫之言為得詩意次章昭注國語云才當為事事當為難則二傳之初未嘗不同後人傳寫之誤耳而合周言之則為六德去周言之則為五善無別義也毛氏據其

師傳而申明內傳之義亦非相為背也惟容事為諏而事必欲其鮮明潤澤故以如濡為喻（毛傳如濡鮮澤也）容難為謀而難必處以柔和調直故以如絲為喻（毛傳如絲調忍也）禮者義之實也釋回增美故沃若（毛於衛風云猶沃沃然）以喻容禮親族九族尤貴調和（毛傳均調也）故既均以喻容親君教使臣於四章各有一義而容訪之道亦大略備矣朱子論詩多有不取義之興此詩以為賦而亦若不取義也者故曰沃若猶如濡也無乃太簡乎

常棣

爾雅一書訓釋最古為功於詩書者不淺釋木曰常棣
棣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
此詩與采薇之棣也又曰唐棣栘棣舍人曰唐棣一名栘郭注今白
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則詩何彼穠矣與論語之棣
也毛傳據以釋詩當已宋子京曰世人多誤以常棣為
唐棣栘也栘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陸農師曰凡草木之華皆先合
後合常棣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雅棣以隶言華萼相承輝榮相親隶也　許翰曰韓詩曰

夫杉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曰夫杉之華萼不煒煒則誤棣為杉久矣漢書杜鄴傳引詩李善注謝宣遠及曹子建表兩引詩又李商隱詩曰棠棣黃華發皆作棠棣其誤當為棠亦遠矣又陸璣以常棣為白棣樹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者是已又曰唐棣與李也其華或赤或白實大如李子可食則亦有誤攷本草扶杉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故又名高飛又名獨搖

古今注又多栩
楊栩柳蒲栩　本草之郁李乃七月之薁也朱子論語
註襲陸氏之誤與

鄂不韡韡

毛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見也不字無訓鄭箋曰承華
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攷鄂義與諤同
史記趙世家不聞周舍之鄂是也又與愕同漢書霍
光傳驚鄂失色是也是鄂有出衆改常之意故傳言外
見也箋則華下柎也箋於二字皆破字也夫不字之意

方於反最古左傳三走華不注在濟南城東南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云不與詩鄂不之不同李白詩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固因華跗而擬之也吳興有餘不溪亦讀柮漢書陌上桑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與敷夫協隴西行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與愉隅協皆古音也荀子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與則協補美切爾雅鵻其鵗鵻舍人曰鵻一名夫不則為方浮方鳩二切說文鳥飛上翔不下來也則為俯九切晉書汲郡人

姓不名準則為房鳩切陶詩今我不樂知有來歲不酬劉柴桑與周秋協末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遊衰州與酬憂協宋鮑昭松栢篇以不協由齊釋寶月佔客樂以不協州則為甫鳩切孫愐唐韻始有分勿切讀作弗溫公指掌圖有逋胥切孫炎示兒編陳正敏遯齋閒覽並祖其說黃公紹韻會收入二沃韻乃有逋沒分物俯九方鳩四切玉篇又有甫負切鄭夾漈曰不象蓍蔕形本鄂不之不音柎因音借為可不之不音否因義借為不可之

不音弗是不之音柎實為有據但音相近而義相遠歐公謂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義此本其意以闢之也蓋傳言外見者即指華之外見非別有一物也鄭言承華者曰鄂則鄂與華已為二物因以華之覆鄂鄂之承華喻兄之愛弟弟之敬兄其義自相配今常棣有華矣又有承華之鄂復有鄂足之柎不且有三物耶鄭以鄂足比弟華比兄將經文之鄂果何所比耶王肅云不韡韡也歐公從之而李迂仲遵楊龜山之說謂常棣之華至

於不韓韓於作詩時事相合而於詩之語氣不合又矯枉而過者矣乃後人不從鄭不字之解而多以鄂為萼者說文及藝文類聚鄂字體相近文義亦可通耳朱傳鄂不二字俱從毛傳最當

伐木篇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本得詩旨孔氏分二章卒章上二句為燕故舊二章諸父諸兄卒章兄弟無遠為燕朋友而一

篇之義反晦李氏謂之羣臣又謂故舊者亦如鹿鳴詩
范氏朋友與故舊一也自人君視之則有二焉尊德樂
道實之弗臣朋友也若太史友內史友文王四友是也
徵時相從賴其羽翼故故舊也若人盤是也　朋友故舊微分之似
有差別其實今日之朋友即異日之故舊今日之故舊
即昔日之朋友耳細玩此詩專言友生之不可不求求
字乃一篇大主腦朋友固友也故舊亦友也朋友故舊
抱道在躬幼而學壯而行未嘗不欲擇君而事而難進
易退者其節也樂天知命者其學也君不求之則考槃

可以寤歌衡門可以棲遲公侯不足奪其志金玉遂致
韜其音爾夫人君撫有方夏知獨治之不可久也必與
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必與人共守之天地交
而成泰君臣合而道隆苟非忘勢分絶嫌疑盡其尊賢
貴德之誠極其歡欣和說之意彼朋友安肯顧我哉故
下文速字顧字無遠字纏綿懇至篤厚慇懃無非所以
完求字之義也至孔氏曰肥羜醽酒謂燕禮燕禮主於
飲酒無飯食此篇盛泰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舍人云凡享供食米
則享禮有泰稷推此以明兼有享矣謂是詩兼有食

享禮何楷曰享禮烹太牢以飲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食禮無樂有飯有敬雖設其樂無算也此詩言肥牡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也陳饋八簋籩豆有踐則同於食言有酒酣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享言燕之蓋禮之降也崔明其義攷諸經文當或然也

酤

毛傳曰酤一宿酒也鄭箋曰酤買也孔氏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明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曰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左袒鄭說范逸齋曰以天子之貴國無買酒之

理且周之盛時羣飲者有禁周官萍氏幾酒謹酒亦察其犯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沽酒市脯不食之說意周衰時始有此事不然自春秋以來國君周市利者多矣未有權酒至漢始權輿漢人遽以酤酒釋經其釋萍氏幾酒亦謂察沽買過多者蓋未攷其時之先後耳之說甚舛今攷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和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惡薄不誠是以疑而不食由是觀之康成之說不為無據淮南子氾論訓出於屠酤之肆史記吳王濞傳周卻者下卻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前漢武帝紀初權酤皆為賣酒也故蘇傳呂記朱傳皆從之嚴粲曰設言縱使無

酒猶當為酤之下文言飲此滑知不待酤也此可以釋天子賈酒之疑矣但說文亦以酤為一宿酒徐氏曰謂詰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則古自有此酒毛說不可盡廢

戩穀

毛傳曰戩福穀祿也戩福之訓本爾雅釋詁穀祿之訓本爾雅釋言其說原有據而無奭鄭箋申之曰天使女所福之人謂羣臣也王安石遂以上章何福不除為人

君之福以莫不庶為人君之福受天百祿為人臣之祿此章釐無不宜為人臣當說人君之福祿不知此詩是臣歸美於君曰戩與爾同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朱氏之說即今俗語以証已說之有據攷范逸齋亦因說文以實始爾雅集傳之文也集傳亦引聞人氏商之爾為戩而謂此戩以除舊為義然戩即為爾亦未有盡義爾止訓斷魯頌毛傳曰爾齊也朱傳曰爾齊也斷也鄭箋曰爾斷也斷之使盡尚

須申釋耳穀訓善則本釋詁蘇氏曰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此從毛傳而指人君之福祿言當已

吉蠲

毛傳曰吉善蠲絜也鄭孔陸諸家俱從之而所謂善絜者即在為饎上看孔曰毛以為王既為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為酒食之饌是用致孝享之心而獻之當為不易吕記既用毛傳而載釋文曰蠲舊音圭絜也董氏曰周官蜡氏注秋官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圭絜也曰蠲如

吉圭惟饎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字作齧音韓詩作吉圭是皆與毛傳相發明者也今攷儀禮士虞禮注亦作吉圭為饎周禮疏大戴禮注又作絜齧為饎則董說誠可據而吉齧二字未必有深義耳呂記又載王氏曰吉言諏曰擇士之善齧言齋戒滌濯之絜朱傳亦從王說劉氏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于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已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學宮以選與祭之士齋戒謂七日齋三日戒之類滌濯謂祇濯祭器婦除宗廟之類博徵典禮以證其義不知詩意

固如是深奥否本句四字上二字具如許儀文下二字只說一事何不相配若此耶

采薇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又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以此詩兼命將率者是已然已別將率於戍役之外矣鄭氏出車箋謂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是已然亦以戍役為專指士卒矣孔

氏更申序言遣戍役之意謂將率者與君同憂務其戍
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
為恤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率夫將率者所以統
率士卒者也將率得人而後士卒用命秦用孟明而晉
人不出矣將率不得人則士卒亦無功魯使侏儒而邾
師肆毒矣況夫士卒亦具天良將率非無私念時當其
盛汝墳之婦人知父母政有不平北山之大夫歎賢勞
文王用兵烏得重士卒而略將率者哉竊意首序所云

遣戍役者實兼將率士卒而言之爾蓋戍字之義鄭孔
皆訓為守矣而役字義如易說卦致役乎坤書大誥予造天役周
禮天官冢宰田役以馭其衆皆但言使役之事不專以為賤者
之稱也前漢張耳陳餘贅其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始以役使之人
為賤者之稱也如古人專以役為賤者之稱則王風言
君子於役又將何解且經明言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君子小人俱遣矣或謂出車序言勞還率杕杜序言勞
還役役字與率字對自當為賤者矣然孔疏每言對文

則別散文則通杕杜似對文且至詩之取興於采薇者毛氏無訓孔氏謂毛意與鄭同因即以箋意申毛鄭曰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言先者對後之詞孔以首章為先輩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不免穿鑿蓋以一詩而遣三輩則遣先輩時中輩後輩未行何為預戒之遣後輩時先輩中輩已行何必復道之遣中輩時前輩已行後輩未動何由總飭之此不獨經文所無毛氏並無此說當必不然也王安石曰戍役之久且采薇而食之

蘇轍曰遣戍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故於其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可復留也之說皆未可信李迂仲謂薇亦作止是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如此見李黃集解中最近理而可從呂記亦引之其說

陽止

毛傳曰陽歷陽月也孔疏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

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曰歷陽月以類上莫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鄭箋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孔疏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用事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剝柔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蘼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為陽月是也嫌

毛說簡而太奧故朱傳直用鄭箋然許白雲之辨扶陽抑陰固聖人之意陰既極矣而名其月為陽果能

扶陽乎不然則是以虛言而
欲奪造化之實以誑世也
常熟有朱子語類曰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
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
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謂天地無
休息處則知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四月而蘼草死盛
暑非無陰也十月而薺麥生極寒非無陽也要其消息
之機自微而著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肇基乃在亥
半則小雪之時正六陽之極陽絶於上而回於下之幾
也因是而名十月為陽正闔幽之義並非聖人虛加之

也王安石直以為陽用事而李樗譏之要亦知十月之有陽而言之不免太過爾

一月三捷

一月三捷句毛氏無傳鄭箋曰一月之中三有戰功謂侵也伐也戰也孔氏引三傳及周禮以申之攷左傳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傳曰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傳云掩者侵精者伐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所言侵伐戰之說立異而侵之與伐伐之與戰事既不同名亦各別未有一事而所侵既以為侵又以為伐又以為戰者也況用兵之法侵伐戰之外據左傳尚有得儁曰克弗地曰入用大師曰滅而周禮九伐尚有眚有壇有削有正與殘有杜與滅何以皆不及之而獨知為此三者乎李迂仲之說曰一月三捷非果有三捷但言士卒之銳皆有勝敵之心欲其如此最精大州吁之阻兵安忍也擊鼓有死生契闊之悲文王之奉命遣役也采薇有一月三捷之願豈士卒之心有

異哉上之人所以使之者異耳此誠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存亡之機已決矣

小人所腓

毛傳曰腓避也鄭箋曰腓當作芘言我車者將卽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孔氏申箋易傳之意曰腓使人所腓亦當腓我車安得更有避患意故易之為芘謂依蔭也引左傳定七年云公家之庇蔭為證固以箋義為長矣攷腓亦作肥音肥班固幽通賦妄惱而不肥文選注曹大家訓肥為避漢書注鄧展亦訓

避毛說自有師傳也王氏俱從毛氏狄兵之用車動以衛突止以營衛其利甚廣但云避患立義狹矣若謂此戎車而乘小人避而弗敢乘亦迂者君子所依程子於易之咸訓躁動艮訓隨動此詩訓足肚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呂記董氏曰字書腓腨音踹說文腓腸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而動也迂仲謨蘇氏從程鄭玄莊子天下篇云弟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跋脛無毛腓之為足腓腸信矣乃上句依字未嘗取譬此句獨取喻語氣不類鄭氏喜改字強經從我未免穿鑿腓字之解

實有理莊子人間世曰隱將託其所賴與底字同義言
蔭覆也進而攻戰恃為悍禦之資退而休息賴為歸宿
之地其所底蔭不亦多乎集傳列鄭程二義而門人吳
必大謂鄭說得之朱子亦以版本已定未及刪去則固
有定論矣

牧郊

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曰我出
我車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荀實毛氏之師故傳曰出車就馬於牧

地遵師說也孔氏引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及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注累繫在廐者以申之而謂馬已在牧得出軍就之者雖言馬在牧仍有在廐共用者又謂廐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廐之馬駕我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強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馬展轉解釋彌縫無闕矣然而挽車就馬之勞不若以馬駕車之逸本之人情固有難通今以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計之閑即廐也每廐容馬二百十六匹則十二閑之馬不

過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五種之馬各有所用唯駑馬一種主給中官之役耳駑馬三良馬之數為千二百九十六匹合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然不知此八百六十四匹馬又養於何處也天子萬乘宜用四萬匹天子六軍為兵車七百五十乘重車數同宜用馬六千匹今征馬不入國出時既用廐馬以送之歸時又當用廐馬以迎之是有兩番馬矣即合六種十二閑之馬不足以供之耳且在廐之馬原不盡用以出征而戎馬一種若不用以即戎何云戎馬乎則戎馬實在廐不得云在

廐不必征馬矣如以賦之於民者為征馬所稱甸出一車馬四匹者固不在廐也然車既在國則用兵時自當收馬入國檢點整齊然後駕車以行也孔氏以時出車未命將帥故多生枝節本章明言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鄭箋曰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是當出車之時必先以王命選擇將帥將帥既定然後出車故召僕夫也詩先言出車者亦倒裝文法也不然出車之士卒果誰人統率之耶此以牧為牧地之牧而失之也孔氏於采薇篇有三軍別行之

說固未可信朱傳謂前軍至牧後軍在郊亦未敢以為必然者也爾雅邑外郊郊外牧牧在郊外而經文先言牧次言郊故分為二軍是已但前軍何專言在郊後軍何專言在郊乎在牧之前軍必先至郊而後及牧在郊之後軍既至郊而亦必至牧耳攷爾雅邑郊牧野林坰之界王國各百里諸侯百里之國各十里毛鄭以此詩為作於文王時則文王之國遙百里其郊牧相去十里猶可以相望而管攝朱子以詩之王與天子皆指周王

周王之時必先制禮而後作樂則歌此詩之時周禮已大定其為王畿千里而郊牧相去百里明矣古者師出以律斷無周初用兵連營百里漫無紀律若此者也且天子六軍法用七萬五千人其為步卒不過五萬四千人何至前後相懸百里之遥乎故通言之則牧與郊皆在國外在郊猶在牧也何妨首章言牧而次章言郊乎尚書魯人三郊三遂注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大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是有郊之名可無牧之名矣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

井牧其田野是凡郊野之田皆可謂之牧矣又書牧誓
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書傳云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是
以在郊而即謂之牧既謂之牧而并謂之野矣且魯頌
在坰之野若拘於野外林外坰之說將何以解耶坰
野既可通稱獨謂郊牧不可通乎郊牧不可通而謂郊牧
之里數獨可通乎春秋時屈瑕始有濟師之請周初出
軍自有定數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軍已至牧後
軍猶在郊將前軍先行四日而後軍始啟行乎蘇氏之

說曰牧即郊也得之矣

天子王命

采薇序文王之時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鄭箋既以天子爲殷王此詩毛氏釋王命南仲句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則王與天子毛鄭皆指紂言也蘇氏以天子指紂而王指文王云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稱也紂得命文王不得命南仲而朱子初說云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仲士以天子之命也本從蘇及著集傳則天子與王皆指周王及周南汝墳召南草

鰥等篇朱傳皆言君子行役在外婦人思之而作則紂之時征役繁興即詩可見文王身為方伯率商畔國以事紂列國既皆有行役之事文王之國寧得免乎況攷尚書大傳注云大夷昆夷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國史記及後漢西羌傳皇甫謐帝王世紀周家世有戎患文王時實有玁狁之難則此詩雖作於周公而稱命南仲襄玁狁者實指文王時言也惟文王時有其事則周公所詠非記之空言矣惟詩作於周公則作詩時文王已追王自宜稱之

為王矣蘇說可從

旐旂旗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曰月爲常交龍爲旂爾雅有鈴曰旂通帛爲旜爾雅因章曰旃郭注以帛練爲旐因其文章不復畫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爾雅錯革鳥曰旟郭注此謂合剡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載鴻及鳴鳶龜蛇爲旐爾雅繩廣充幅長尋曰旐郭注帛全幅長八尺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爾雅注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爲旞旌首曰旌郭注載旞旌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

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營壘也結之車載旞斿車斿游通往來巡繳之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又夏官大司馬仲秋治兵言所建之物惟王與諸侯同於司常而旗則軍吏所載也旐則郊野所載也旟則百官所載也旜與物則師都鄉遂所載也旞與旌則不載意大閱治兵之禮不同故所建亦異與此詩因出車而言旐言旟言事後陰取象鱗甲建龜蛇之旐示威武也經文先言旐

後言旟故朱傳以在牧之軍為前軍而建旟以在郊之軍為後軍而建旟是已然曰郊野建旟言郊言野則牧在其中旟亦可建矣百官載旟後軍豈無百官乎則旟亦可設矣故總承之曰彼旟斯乃統指全軍而言似不必分前後軍也如執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之說則一軍在牧一軍在郊相去百里其軍當自有前後左右則一軍之中當備四者之旗矣安得一軍獨設旟一軍獨設旐乎又熊虎為旗所謂右白虎也軍吏

載旗則旗更為軍中之所專設朱子既以旐為前朱雀旗為後玄武旂為左青龍而獨無右白虎將當日行軍止有前後左三軍而不設右軍乎抑詩人偶舉三幟而未嘗有深意乎攷司常注旗衆熊虎鄉遂出軍賦衆其守猛莫敢犯也說文熊獸五旂以衆罰罣士卒以為期釋名旗衆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軍中重旂若此當日必無不建旗之理詩人偶未及之固不必太拘乎要自朱子分前後軍而生此疑耳不然詩人之言原平易

也

笙詩一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卒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又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蘩采蘋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是樂有四節
詩凡十八篇而笙詩獨亡後之論者紛起劉原父儀禮
注云南陔六篇笙詩也小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謂本
無非亡失之亡也鄉飲酒禮曰樂燕禮曰奏不言歌則
有聲而無詞明矣董彥遠鄭漁仲之說同朱傳亦謂曰
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也復引魯鼓薛鼓為證今
即儀禮徵之鄉飲酒禮燕禮皆言鼓瑟而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鹿鳴三篇既可以鼓瑟而歌則南陔六詩獨
不可以吹笙而歌乎況鹿鳴詩云鼓瑟吹笙則歌鹿鳴
可以笙吹之何獨笙吹南陔而無詞乎此以言笙而謂
為無詞者未可信矣儀禮孔疏云合樂者謂工歌關雎
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工歌卷
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賈疏云合樂者謂堂上有歌瑟堂
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朱子曰孔疏非是當從賈疏夫孔
賈之說雖不同然以瑟與笙合歌關雎而謂之合樂則

一也關雎六詩稱樂有詞何南陔六詩稱樂而遂無詞乎又鄉飲酒義曰工告樂備遂出則統升歌間歌笙入合樂四節而謂之樂是以言樂而謂為無詞者未可信矣儀禮鄉射禮曰奏貍首騶虞騶虞即召南之騶虞貍首之篇不幸逸於詩家幸存於禮家小戴射義曾孫侯氏四正具舉等語大戴投壺篇弓既平張四侯具良等語皆貍首之詩也則貍首騶虞言奏而有詞何以南陔言奏而必無詞乎是以言奏而謂為無詞者又未可信

矣且鄉飲酒禮曰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燕禮亦曰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則亦統樂之四節而皆謂之歌何得云南陔六詩不言歌乎虞書曰詩言志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朱子亦曰詩者樂之章也如今之歌曲然則有詞而後謂之詩若其無詞何以謂之詩乎今明指之曰笙詩而列於雅篇之中矣反謂之無詞乎且毛公以見在為數六詩既亡故以南陔三詩附於鹿鳴之什由庚三詩附於南有嘉魚之

什朱子依儀禮次序以南陔列鹿鳴之什之末以白華
為白華之什且云雅頌與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
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為什也夫累字為句累句為章
累章為篇篇有數章章句多少不同章有數句句字多
少不同良由各言其情故體無定式也今定曰無詞則
無章句字而何有篇名鹿鳴之什少一篇白華之什少
五篇而何可數之為什以軍法例之何以彌縫其闕乎
況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乃以無詞之篇

為什長何以統有詞之各篇乎此皆不能釋然者也明
郝楚望曰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詞腔譜所以調詞
也郝氏說詩喜與朱子相反未免僻而鑿獨茲論有理

笙詩二

南陔序曰此笙詩也有其義而亡其詞鄭箋謂遭戰國及
秦之世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則亡
乃亡失之亡非本無之亡也自唐及宋初諸儒俱從之劉原
父始有有聲無詞之說朱傳信之黃東發曰毛公漢人漢世

以亡為無王雪山曰漢世亡一人之獄是也今攷史記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漢書藝文志曰王吉以三百五篇諫又龔遂曰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則似詩止有三百五篇而此六篇之果為無詞矣然亦安知非據詩已亡之後言而孔子之舊固實為三百十一篇乎序與詩同出六詩既各有序而六月序南陔三篇與鹿鳴以下俱言缺由庚三篇又與南有嘉魚以下語相類鹿鳴及南有嘉魚俱有詞何以六詩獨無詞乎鄭漁仲既據商汾水之

言曰所謂亡其詞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為無字
謂此六詩以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其詞而信為無詞矣
然謂詩之名篇多以首二字或篇中次取二字一字則今
既有南陔六詩之題當是所取詩中之二字而有六詩
之文也求哲補亡詩其義未必盡合其意亦有可取爾
朱子以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定為無詞及周禮籥章
以籥龡豳詩而有詞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而有詞
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而有詞
國語伶簫詠鹿鳴之三而有詞何獨笙歌南陔而無詞

乎朱子曰詩古之樂也同一鄉飲酒禮燕禮所用之樂十二篇有詞何得間以六篇無詞之樂乎又國語言金奏肆夏樊遏渠昭王謂皆周頌固九夏之三也周禮笙師之職以教械夏械夏即陔夏亦九夏之一也肆夏韶夏納夏既有詞則陔夏有詞可知笙教械夏有詞何為笙奏南陔必無詞乎況大司樂於圜丘言奏於方丘言奏於宗廟言奏豈皆奏無詞之樂乎及射令奏騶虞將不得為令名南之騶虞乎則曰笙曰樂曰奏難據為

無詞之證矣古樂南陔合吹黃鍾大呂二宮白華合吹
太蔟夾鍾二宮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由庚合吹
賓林鍾二宮崇丘合吹夷則仲呂二宮由儀合吹無射
應鍾二宮六詩各有調當必有詞矣此宜從箋疏之說
而不必疑者也

魚麗篇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

以告於神明矣程子以後序為傳詩者之言不可取朱子則謂此篇以下時世次第雖云攷采衆序但言文王之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攷采衆序但言文王之時命將帥遣戍役此序又兼文武已不相合矣又此序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則當棣在天保以上之中當為文武時詩也序言閔管蔡失道而作管蔡之事在成王時何得云文武以之治內乎當棣之詩以外傳攷之為周公所作韓詩說夫杉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

則常棣之序不誤而此詩之誤明矣故程子不取
但人君首求治內次求治外始能憂勤終可逸樂立國
之道實不外此故朱子取之爾而此詩亦當為周公所
作非文武時詩也孔氏又專指武王言以此篇為武王
詩之始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
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故並言文武其說更迂
曲

鱨鯊魴鱮鰋鯉

六魚之名惟鱨不見爾雅雅曰鯊鮀曰魴鮂釋者皆云

濱即魬魴即魦又曰鱣鮥曰鱣鮎曰鯉鱣舍人曰鱣一名鮥鯉一名鱣孫炎曰鱣一名鮎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鮨鱣鱏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容混合之為一故分鱣鮎及鱣鮥鯉鱣為六魚以推之例觀之則舍人孫炎之說為得而周頌之潛言鱣言鯉則郭說當已陸佃曰鱣魚黃魴魚青鱣魚玄鱣魚白鯉魚赤鱣濱小魚魴鱣中魚鱣鯉大魚鱣濱長魴鱣則一方一圓鱣鯉則一俯一仰鱣魴鯉性浮濱鱣鱣性沉蓋

謂五色備而大小長短浮沉之不同見其盛大也其說太泥李樗謂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而已未必皆所薦之羞也其說太略此雖非詩之大義所關而舉其名不明其物抑亦學者之病也

鱨

毛傳曰鱨揚也陸德明曰似鮎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孔穎達曰鱨揚者魚有二名陸璣疏云鱨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

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
黃頰通語也二家皆據陸元恪為說也（今陸疏俱有之）本草李
注以陸為非今攷說文云鱨揚也玉篇云黃鱨魚埤雅
云今黃鱗魚性浮而善飛躍故一名楊也孟說食療本
州云黃頰魚即魚麗詩之鱨也亦名黃鱨魚又名黃頰
魚無鱗而色黃羣游作聲軋軋故又名魦魚（音央鴈埤雅曰魦魚其胆春夏近上秋冬近下）又名黃魚其說太抵與陸疏相類則鱨
果以解飛而得揚之名歟乃頰達所引專言其大德明

所引謂大者長尺七八寸則小者不及尺矣故陸佃以鱨鯊鯊俱為小魚驗今黃魚色正黃而小與鯊實相近豈內地之鱨鯊小而江海之鱨鯊別有其大者乎元恪一人之言而歧異其他各隨所見而言之自不能盡同也

鯊

毛傳曰鯊鮀也孔氏既引郭璞爾雅注云鯊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黠文又引陸璣詩疏云魚狹而小嘗張口吹沙一圖一狹未加詳辨今驗鯊魚圍圖而狹長合二說而得其形矣　通雅

則曰濊吹沙小魚黃皮黑斑正月先至身前半闊而扁後方而狹陸氏以為狹小之物而正字通沙誠非狹小之物而非也竊意濊魚既能張口吹沙誠非狹小之物而正字通云海濊青目赤頰背上有六書故曰海中所產以其鼠腹下有翅味甚美焉吵口無鱗胎生大於人之說則又太大然則濊有種其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劒鞘吹沙小魚耳及濮斗南曰濊魚多二種魚麗之濊蓋閩廣江漢之常產非特吹沙亦止食沙味甚美大者不過一斤然不若小者之佳今人呼為重脣脣厚特甚故名或又謂之阿浪魚本稽古編本爾雅翼者

是也其一鮫魚背皮粗錯如真珠斑有鹿沙虎沙鋸沙
諸種出東近海郡亦名沙魚非詩之鰋也鳥獸考又謂
海鰋虎鰋體黑文斕足巨者二百餘斤常以春晦陟海山之麓旬日能化為虎惟四足難
化經月乃成此更不知即今所食魚翅之鰋否

君子有酒旨且多

鄭箋曰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陸釋文曰有酒旨絶句且
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則非孔疏曰言且多文
承有酒之下則似酒美酒多也而以為魚多者以此篇

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下三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為物若酒則人之所有非自然之物也是以言者為酒而多者為魚也竊意且多且言且有不得專指為魚者正以下三章皆還覆上三章爾四章物其多矣所以覆首章之且多而二章君子有酒多先屬之於酒矣五章物其言矣所以覆二章之且言而首章三章皆言君子有酒言又皆屬之於酒矣何以上三章之言與多屬之於酒而下三章之多與言必屬之於魚乎何以首章之

言旨已屬之於酒而二章言必屬之於魚至於三章又屬之於酒乎何以首章之言多已屬之於魚而二章之言多必屬之酒乎此皆有難信者矣朱子從蘇說曰君子於是反其閒暇而為酒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以君子有酒絶句旨且多絶句既以有酒為句而下緊承旨且多則是旨者多者皆為酒也攷毛鄭此詩不言興而作賦讀則魚也酒也皆燕賓時所有之物也朱子以興為正解則魚是詩人之喻言也諺曰秦水無魚蓋北地牛羊多而魚

少也禮曰君山以魚鱉為禮君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則西周燕賓誠不取多魚為貴耳且酒以行禮言酒可以該殽如鹿鳴以下諸詩儀禮謂鄉飲酒禮所用夫當日作樂之時豈特飲酒已乎而直以為鄉飲酒禮則但言飲酒而盛饌與舉之矣（如今人請客亦止曰吃酒也）朱傳誠可通也然而魚鱉膾鯉士甫以御張仲魚鱉鮮魚顯父以餞韓侯而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鱒鱨鰋鯉豈皆喻言乎則此下三章非以還應上三章正以推廣上三章

之意也上三章之多旨有雖指酒言而魚之多旨有
寓焉下三章言物則水陸之產莫不多旨有矣豈但魚
與酒者哉

魴

毛氏無正釋魴魚之訓於汝墳曰魚勞則尾赤於敝笱
曰魴鱮大魚於九罭曰鰒魴大魚而已鄭氏敝笱箋云
鱮似魴而弱鱗孔氏引陸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
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
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
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以申之

玫郭璞爾雅注云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埤雅云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鯿方也一曰鯿褊褊也雅翼曰魴縮頭穹脊博腹青白而味美漢中者尤美合三說觀之魴魚者即今之鯿魚矣其味甚美故說苑陽畫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有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謂其博厚於陽鱎而埤雅更引里語洛鯉伊魴貴於牛羊之文蓋洛以遠深宜鯉而伊以清淺宜魴而二魚之為美可知矣但爾雅既曰魴魾又曰魴魾太鱳音畫小者魦音兆郭

注鱧似鮎而大白色驗今鱧魚似鰋而尾異色赤其味不美倉人食之當為二種

鱧

朱傳曰鱧鮦也又曰鯇也以鱧為鮦毛萇郭璞之說也以鱧為鯇舍人見上陸璣曰鱧鯇也似鯉類狹而厚之說也二說本異朱子兩列之而不辨疏已攷本艸蠡魚味甘寒一名鮦生九江池澤陶隱居云今皆作鱧字舊言是公蠣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死猶有牲蛇衍義曰今人謂之黑鯉魚道家謂頭有星為厭

堪雅曰今玄鱧是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虵
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向蓋北方之魚也合而觀之鱧魚即今
之黑魚也其別名鯇又有鱏音堅鯇音奪鱷邪跖鱷與
之名 鱏雅曰鱏大鯇小者鯇郭注今青州呼小鱷為鯇邪跖此即上云鱧也 若爾雅之鯇音義同
郭璞謂今鱣魚似鱘而大又曰華子曰諸魚中惟醴膽
甘可食陳藏器曰鯇似鯉生江湖間膽至苦王唐閑明為二物
當從毛郭之說矣但鮪既為美魚而鮪鱧並稱宜亦美
魚爾本艸圖入本經上品陶據隱居已言其有小毒無益

不宜食今人亦不甚珍之何古今之不相及也

鰋

毛傳曰鰋鮎也爾雅釋魚文也郭璞分鰋鄂云今鰋額白魚鮎郭云別名鯷江東通名為鱴為二釋文也今曰驗毛解與世不合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埤雅又兩從之今攷本艸別鱴魚也一名鮎云今鰋額白魚味甘主百病之名曰鯷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鰋南人曰鮎訓釋甚明又正字通曰一說鰋身圓白額性好偃腹平著地故名詩詁及韻會俱言

鮎腹平著地宜得鱷名則鱷果為一魚矣圖經曰鱷
魚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又有籧魚相似而大
翼曰鱷魚兩目上陳頭大尾小善登竹有水堰籧魚亦相似色黃雅
鱷即今之鮎魚鮎本音黏俗誤呼為娘處輒自下而上據此則
鮎頰有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籠相類則又別是一魚矣說文
云鱷鮀也鮀鮎也又曰鱧籧也鰥鱷鮀鯉鱷魴為一物正字通辨之甚明

鯉

詩咏鯉多矣毛公無傳於碩人訓鱣為鯉與舍人釋雚
意同此二魚本易辨不知何以誤也說文曰鱣鯉類古
今注曰鯉之大者為鱣蘇傳鱣大鯉也亦非韓
非說兕皆曰鱣似蛇與鱣字通後漢楊震傳有鸛雀銜
書謝承書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三鱣魚飛集講堂續漢
鱣俱作鱣無鱗之魚也郭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
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今之赤鯉魚圖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
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有
白黃三種則有鱗明矣陶隱居云鯉魚最為魚之主神農經
云鯉為

魚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故琴高乘之固非衆魚比也而道書稱鯉多為龍陸疏云鱣身形似龍於盟津東石磧上鈎取之大者千餘斤水經注云鱣鮪鯉也出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為龍矣否則點而還似鱣與鯉俱可化龍特不可混之為一耳

嘉魚一

毛傳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鄭箋曰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言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遲之也孔疏曰言南

知江漢閒者以言善魚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閒且言善魚謂大而衆多多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惟江漢耳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三家之說相成但以善字釋嘉字耳王安石曰嘉魚以言民之賢者有養人之嘉祉左太冲蜀都賦曰嘉魚出於丙穴陸農師曰嘉魚鯉鱒鱣鱗腵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則嘉魚者是魚之一種名曰嘉魚也朱傳曰南謂江漢之閒是從毛傳也而嘉魚之義又從陸說夫嘉魚既出於丙穴則南不得泛言江漢之閒矣

南既是江漢之間則江漢所生之魚豈獨嘉魚一種乎二說未可兼用范逸齋曰南周南也況丙穴有嘉魚固為有據而以三章南有樛木例之朱子於周南既訓為木下曲曰樛此篇亦取東萊之說曰樛木下垂則樛木非木名矣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可知嘉魚義固當從古說而樛木不可言生於江漢之間則南字義又當從范矣

嘉魚二

朱傳曰嘉魚鯉鱒鱮肌肉甚美吳正傳曰今興國刊本朱鑑所傳者鯉鱒鱗為是鱮字誤無疑朱克升曰諸本作鱒鱮肌誤俱言其誤今攷埤雅及呂記引山陰陸氏說果作鯉鱒鱗而李黃集解引陸說作鯉鱒鱮肌迂仲在朱子之前朱子衍迂仲之誤爾黃東發謂嘉魚丙穴之魚丙穴魚飲乳泉而美未必原名嘉魚自詩傳引此以釋詩遂名其魚為嘉魚是又不然左思固晉人而酈道元北魏人也水經注云褒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遠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

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亦引蜀都賦為據豈始自詩傳哉攷本州嘉魚味甘温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嘗食乳水所以益人方輿勝覽云首有黑點謂照耀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嘉魚之善也可知矣而如水經注則在今陝西漢中府沔陽縣如領表錄異云嘉魚形如鱣鱘音因則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雲南記曰雅州丙穴出嘉魚似鱒細又出雅州虞衡志云嘉魚出梧火山下丙穴如小鱓魚多脂煎不假油蜀中丙穴亦出肥魚相似則梧與蜀中俱有任豫益州記云嘉魚似鱒蜀中謂之拙魚

蜀郡山處處

有之（從石孔出大者五六尺）太祇蜀與南越之境皆產嘉魚但皆言出自丙穴是誠有因詩之名而附會之者矣

南山有臺篇

南有嘉魚序曰樂得賢也（鄭云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朱傳改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此詩序曰樂與賢也朱傳改為道達主人尊賓之意其義本不相遠而辭說於南有嘉魚云序得詩意於此詩云序首句誤而不明其誤之故致南有嘉魚後序云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則

其時已太平矣此序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則其時尚未太平也兩詩互異且見經言邦家之基遂云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誠不免傳會之失爾又毛傳此篇甚簡鄭箋曰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邦家之本得壽考之福孔疏曰我人君以禮樂樂是有德之君子置之於位而尊用之令人君得為邦家立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期竟　以君子為所得之賢人而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為人君樂賢之效朱傳亦以君子指所燕之賓客而邦家之基萬壽無期則為道達主人

尊宿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所美所祝者皆賓客也劉
安成引申朱義曰此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有盛
德俱尊足當之者如士冠禮祝詞云眉壽萬年古器物銘所謂用斬萬年用斬眉壽萬年
無疆之類皆自祝之詞則以萬壽祝賓庸何傷非不
可通廣川詩故曰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嘉魚也古者
君臣宴飲必賦詩或以通誠或以宣志
故小雅菁菁以前多上下報施之詞東萊雖從序而
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
壽無期矣以君子指王者而邦家之基萬壽無期即所
以祝王者依此而改篇中所謂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

音不已者與江漢之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令聞不已同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者與洞酌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同所謂遐不黃耆者與行葦之以祈黃耆壽考維祺同所謂保艾爾後者與文王有聲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同皆是祝其君之詞則鹿鳴五詩之後次以天保下報上之詩天保下報上之詩於倒亦符似較諸說為勝

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梗

鄭箋曰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歐程蘇呂俱從之則詩人原有取興之意而五章歷言之雖無大分別而亦各有旨趣也朱傳但加四則字四矣字以釋詩又似全無取義者今攷陸佃云臺為賤者所食桑可以為衣楊可以為宮室器械之用杞廣韻一名杞也故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却老枝李素問曰李非皆酸東方之果木工栲可為車

之楅柎可為弓弩之幹枸有美食楩有文理又高大中宮室器械之材
錢天錫曰臺萊附地者也故曰邦家之基桑楊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李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
栲柎與枸楩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耆合觀二說詩人取興之義約略可見雖不必好為穿鑿而易韻成文立言亦必有次序上下亦必有照應恐非隨口亂舉也不然天下之草木多矣何獨取此十物乎

臺

毛傳曰臺夫須也本爾雅雚又曰藨侯邢疏侯維也猶語詞也莎其實媞郭注夏小正曰莎藨也者莎藨媞者其實蓋與夫須一艸也乃毛氏都人士傳曰臺所以禦暑雨笠所以禦暑無羊傳蓑所以禦暑雨笠所以禦雨暑原分臺笠為二鄭箋曰都人之士以臺為笠則合而為一陸疏云舊說夫須莎草可以為蓑笠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笠郭注云鄭箋詩曰臺但可以為禦雨笠仍康成之誤羅願辨之曰臺為蓑不可為笠不應合臺為一物也齊語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注云茅蒲菅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襏襫蓑辟衣也則襏襫以莎草為之令人作笠亦多編筒皮及箬葉其臺為

衣編之若甲摻摻下垂則莎但為衣不為笠　良是但謂臺即莎草而可為衣

攷本草莎草葉如老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名香附子是臺即雚頭香　本羅願　江

表傳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雚頭香即此俗呼為黃草並不可為笠并不可為蓑而蓑者其心即燈草之可為蓑者其根又不入藥豈古今物性不同耶抑又有誤耶至夫字詩釋文音符爾雅音扶而詩古義曰夫須蓋匹夫所

須也則如字讀其解新而不合於古

菜

毛傳曰菜艸也不言何艸孔疏曰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又周禮曰菜五十畝菜為草之總名非別有艸名之為菜陸璣疏云菜艸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謂之菜烝以上下類之皆指艸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是孔氏以陸說為是也蘇傳從毛朱傳曰菜艸名葉香可食者也則從陸矣攷說文以菜為蕫菜而玉篇云菜藜

州也藜即本艸灰藿音棹之紅心者也灰藿今俗呼灰
莧葉心有白粉如灰藜心則紅粉莖葉稍大河朔人名
落藜南人名胭脂菜亦名鸛頂艸婞時可食老則莖可
為杖原憲藜杖應門即是物也韻府又以為落帚落帚
今不可食其誤明矣

桑楊

毛傳曰桑木之衆也將仲子傳孔氏不申其義誠以易明也
徐氏曰桑音若曰初出東方暘谷所登榑桑桑叒木也蠶蟲

所食神葉故加木爲下以別之青史子曰桑中央之木
與衛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蟲食葉爲文章人
言桑者甚多桑之爲用大矣哉楊字毛公無傳爾雅楊
蒲柳郭注可以爲箭楊與柳同類而實二種也楊葉短柳葉長
陳藏器楊枝硬而楊起柳枝弱而垂流本草而楊類甚多
古今注曰白楊葉圓馮云楸葉皮白楊株大葉圓如
馮云青楊木出峽中爲牀卧之無蚤又別一種也白多種墟墓間青楊葉長
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也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堪雘

有黃白青赤四種白青赤三種同雀
歲長一寸閏年倒退一寸楊之孚甲早於衆木 馮疏云蒲柳一種又有皮青皮紅之別亦名楊柳 采薇詩曰楊柳依依是也 皆楊之屬也楊之用雖不如桑而詩每以桑楊竝言其亦足以濟用者故程子曰桑楊充用之物

杞李

易姤卦以杞包瓜張氏以為大木馬氏以為杞枸鄭氏以為杞柳而嚴粲王應麟皆言詩有三杞無析薪杞樹杞柳屬也南山

有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於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棧杞也此詩之杞嚴以為山木王以為杞梓杞梓似豫章即山木也子思以比干城之將又言其連抱但與李同歌當是爾雅之枸檵郭注今枸杞也本艸之仙人杖根名地骨皮陸疏之狗骨陸疏云杞樹如樗理白而滑一名狗骨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廣韻謂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老枝冬名地骨皮異名者爾雅別李之類亦有三体無實李郭注一名趙李爾雅翼云李實繁有竊食之嫌無實則其下可休矣邢疏李之無實者名休座接慮李郭注今之麥李同熟者為果肉厚而乾與核相離爾雅翼云與麥

爾雅翼云令之赤而有子者　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李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李而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黃李青房李綠李顏淵李合枝李羌李朱李車下李猳李蠻李此皆非所常有之李也今之李是雅之座與駁耳

栲杻

毛傳曰栲山樗杻檍也俱與爾雅文舍人曰栲名山樗注雅許氏說文陸疏許慎以栲讀為糗令人言考夫其聲是耳俱與毛同郭璞則謂栲

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俗語曰櫨
似樗樗漆相似如一種櫨書作栲俗作椿 陸璣又
謂山樗不名栲陸云山樗與下田樗畧無異葉似差狹
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樗大
皮厚數寸可為車轅或謂之栲櫟也 陸氏所說當得其
實然古說相傳不異宜仍從古耳若杻之為木郭謂似
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 材中車轅閩西呼杻子
名土橿 陸謂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棣
而細藥正白蓋此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
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
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櫃 材可為弓弩幹邢疏並
列二說而不置辨陸氏親見官園所種當不誤也但唐

風言山有栲隰有杻此詩栲杻俱言山有將杻有二種
耶而二詩皆以栲杻並言其性固有相合者耶古義云
栲全天年（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杻號萬歲皆為耐久之木故以
興眉壽理或然也

枸棘

毛傳曰枸枳枸也（爾雅無文）孔疏引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
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嚴粲譏孔曰風賦枳句來
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為枳句曲也（似橘但曲也）音溝非

毛義也今攷陸疏釋杕曰古語云杕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則元恪已以杕句為杕枸矣又曰棋曲來巢殷俎似之則孔以枸為曲亦本陸也（明堂位殷俎以棋註棋之言杕棋也謂曲梘之也）而風賦言杕句來巢空穴來風則句與空對言杕之句者穴之空者各一字虛字說未可全非矣又曲禮婦人之贄棋榛脯修棗栗疏云棋杕也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甘美內則菱棋疏云棋梨屬其味不善二說相反豈棋有二種與正字通曰棋本作枸

石經改作棋則枸之即棋明矣而陸疏既謂枳枸大木似
白楊所在山中皆有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啖之
味甘平古今注云枳棋子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則
不可謂不善矣今稽其名枸也枳枸也枳棋也木蜜也
本艸陸疏古今注 蜜枳枸也蜜屈律也木珊瑚也木餳也鷄距
子也鷄爪子也 艸倶本樹蜜也古今注 甘蕉也山海經楊慎云即枳枸
木屈櫟也正通字 木蠹同蜜見梵書 木加木枅栱本艸 白實木實之名可謂多矣毛傳曰桷鼠梓則本爾雅

也李巡曰鼠梓一名梫郭璞曰椒屬也江東有虎梓陸璣曰梫樹葉木理如椒山椒之異者令人謂之苦椒是也濕時脆燥時堅廣韻曰鼠梓如山椒而黑也夫一梫也既以為梓又以為椒梓與椒本相類梓特椒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耳而老乃皮粗皺者為椒小而皮皺者為榎與㯳同故秦風之條毛傳以為楩而爾雅言楩山榎郭注及陸疏俱以為山椒然則椅梓爾雅椅梓郭注即椒榎四者固相類而條與梫亦當相類矣

蓼蕭篇

序於鄭風野有蔓草云君之澤不下流於此篇云澤及四海蓋露之滋潤有似乎君之恩澤鄭風則反興此詩乃正興也箋疏以為四夷之長在九州之外詩人但言外夷而不及中夏其說固非李迂仲以為澤及天下之諸侯范處齋呂東萊從之朱子以序為臆說淺妄而定為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之詩從序立說則當偏中既見君子乃諸侯頌天子也（鄭云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朱傳則以君子為天子諸侯也揆朱子之意特以末

章篠菉沖沖和鸞雝雝二句與載見語氣相類而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車旂之美故易序也許白雲以後三章下兩句皆言諸侯惟未章下句言已朱傳萬云為龍為光美之也其德不爽戒之也壽考不忘又所以祝願之也申其義固為不易但為龍為光句施之朋儔謙遜之詞則可以為天子慶幸之語毋乃謙之過甚而兆後世下堂見諸侯之機乎況露零於蓼蕭乃天道之下際正天子恩澤及下之喻序義不可盡廢而李說尤優矣

譽處

鄭箋曰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以譽為聲譽而處乃在字之意謂聲譽常在於天子也孔疏曰使王得有聲譽又常處天子之位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分譽處為兩義而所云常處天子之位者乃常處天子所賜之位也蘇潁濱以譽處為諸侯之事與孔異而謂有譽而無處言有處而無失位分譽處為二此見李黃集解今蘇傳則云於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閒諸侯是以樂處於此也則以從孔也黃實夫曰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而終身有美譽以處其身也以譽

處屬諸侯言從蘇也而饗處兩字直下則與鄭同也嚴華谷曰下情喜悅稱頌天子謂宜有饗有處也有饗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以饗處屬天子言從鄭也而分饗處為二又從孔也是皆從序說者也朱傳曰饗善聲也處安樂也解頤曰饗則善問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於己六帖曰天子稱其美曰饗侯適其情曰處饗

豫通凡詩之饗皆樂也詩牖曰饗處之饗訓作聲饗則申其義又引蘇氏曰饗韓奕訓樂也君臣之間如膠投漆如魚得水樂而且安也以樂安釋饗處雖校諸家文義為順但玩是以有三字饗字當作聲饗之饗為是

鄭說不可易也

為龍為光

毛傳曰龍寵也鄭箋曰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毛鄭訓同觀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辭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不懷寵光不宣令德不知同福不受指第三章同指首章令德不知指第二章則固以龍為寵矣朱傳曰龍寵也原

本古訓又曰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則以為天子得見諸侯甚寵光也為龍是增寵之意為光是輝耀之意天子之所以尊敬諸侯者可謂至矣朱備萬之說曰諸侯以為根本天子亦賴諸侯以為屏蔽諸侯之不朝事則王室之卑可知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亦得以自慰焉則其為寵光也豈一時之虛儀云乎哉真足羽翼朱傳發前賢所未發者當於此致意焉而傳箋實與左傳合左傳注杜氏云為龍為光欲以寵光寘也林氏云有寵光之義而華定不能宣揚則以寵光屬上之人說也古矣

宜兄宜弟

毛傳曰為兄亦宜為弟亦宜孔氏申之謂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盡其懽見君子為人之能宜為人兄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宜是就天子之為人兄為人弟而皆宜言也蘇傳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樗曰兄弟同姓之諸侯也天子既以恩意接之則可以宜其同姓之諸侯亦如所謂宜其家人也王氏言諸侯得以外交兄弟之國非也毛說亦不可從從之呂記說曰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莫不

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詞亦覺有理朱傳曰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者固本諸迂仲也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富韋公子昭公元年傳宣公二年傳秦鍼懼選註選數也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蓋朱子以此詩為天子褒美祝頌諸侯之詞故以兄弟為諸侯之兄弟也杜氏左傳注云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宜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左傳賦詩斷章故以此為指宴言朱子遂據以改通篇之義亦自信之過深矣

湛露篇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箋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朱傳曰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大旨相合但鄭於首章概言諸侯受燕孔云首章直言湛湛露斯不指在之物總下章卅木言也二章豐草喻同姓諸侯孔云同姓一類故廣喻豐草三章杞棘喻異類喻庶姓諸侯孔云庶姓非一族之人喻以異類之木椅桐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其實離離其萹俎離禮物多於諸侯也孔云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歐陽永叔譏之謂詩

既無文此皆衍說由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耳所
雜甚當蓋一詩而三用之燕同姓諸侯之時無異姓諸
侯與二王之後何以為之歌三章四章乎燕異姓諸侯
之時無同姓諸侯與二王之後何以為之歌二章四章
乎燕二王之後之時同姓異姓諸侯皆不在位何以為
之歌二章三章四章乎申公說以此為天子燕同姓諸侯之
詩亦由在宗之文而言之也據毛傳釋夜飲為私燕宗子
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漏宗
也孔疏以私燕為即楚茨

之燕私則其說優於鄭矣要當以左傳之言為正文四年寧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

在宗載考

毛傳曰夜飲必於宗室歐考云在宗載毛傳是矣朱傳既用其文又曰蓋路寢之屬嚴粲引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注寢路寢以證之是已但攷王寢有六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謂之路寢所以聽政鬻明而出治者也小寢謂之燕寢所以釋服燕息者也皆王之所居也而先王之廟之後

亦必有寢小雅奕奕寢廟商頌寢成孔安所以安神也古者饗在廟燕在寢其禮雖異實為一體之事饗既在廟則燕當在廟後之寢明矣陳啟源曰采薇傳曰宗室大宗之廟也又啓蟄於宗室注云宗子之家蓋亦指廟言此乃天子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耳朱傳以為路寢之屬則是王之燕朝與小寢非廟中寢室恐不得謂為宗所釋甚明呂記卻氏曰在所尊者之室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語皆鶻突逸齋補傳曰考成也在宗子尤貴於成禮也直以宗為宗子尤非

受言藏之

毛公受字藏字無訓我本爾雅釋詁王肅述之曰我藏之以示子孫也鄭箋曰言者謂王策命也李氏言者語詞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孔疏曰鄭以叙王之意言我彤赤之弓弨然弛兮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四家之說微有不同俱以受為諸侯受此所賜之弓而藏之於家也呂記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

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朱傳亦從其意是以受為天子受
工人所獻之弓而藏之王府也夫受為諸侯受之則藏
亦諸侯藏之矣受為天子受之則藏亦天子藏之矣竊
意古說特優呂朱之意以此為天子燕諸侯之詩下文
我有嘉賓之我天子自我也既為天子之言不應首二
句先述諸侯之事故別立說也然以此句為天子策命
之詞謂我今以彤弓賜汝爾諸侯其受而藏之可也如
此似於本句文理為順而通章文勢亦可通且首章言

藏之二章言載之三章言寨之先王耀德不觀兵之意
隱然見於言外於有功受賞之曰即飲以偃武修文之
意古聖人之用兵豈得已者哉且攻左傳襄公八年范
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先
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則受
與藏之不就天子言其明証矣輔氏黃氏之說申明記
傳其言甚美其事恐不然也又呂記所引朱氏者即朱
子之說也朱子書讀詩記後序云此書所謂朱氏者
實某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此

詩記載朱氏曰言其重言其誠言其速云云與今集傳所引東萊呂氏之說止刪十餘字則不知果為誰氏之說矣

菁菁者莪篇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箋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養之以漸至以官之韓文公上宰相書引此詩及序而言菁菁者盛也莪草也阿大陵也莪徵君子之長育人材若

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天下美之之詞也朱子初說亦從序陳少南曰天子行禮於學燕飲而歌之詩朱子以經無行禮學校之文故刪節取之以為燕飲賓客之詩夫經文但言見君子而有儀所錫者百朋之錞耳何嘗言及飲酒乎既不言飲酒而可為飲酒何妨不言行禮學校而為行禮學校乎國家以得人為急小雅鹿鳴首言嘉賓大雅文王歸美多士而大雅正經終之以卷阿其諄諄於車馬

馬閎以求天下之士士人士者與此詩樂育賢材之意相合周自壽考作人以來有造有德其儲材以備用者固周家之世澤也朱子白鹿洞賦曰樂菁莪之養育門人問故答曰舊說亦不可廢則從序即從朱也在易頤之彖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養之有道也大有之六二曰厥孚交如言下賢之貴信也菁莪之詩真意藹然可謂得養賢之道矣楊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夫天之生才豈獨盛於周而

偏喬於秦哉唯上之人所以教育之者何如耳夫誦詩閒國政賢人出國將昌聖人錄詩之義甚宏若徒燕飲賓客而作何層見疊出若是之多乎申公說天子燕賓興之士歌此詩於理實無謬云

莪

毛傳曰莪蘿蒿本爾雅也舍人注莪一名蘿郭注今莪蒿也亦曰廉蒿是也玆廣志云莪蒿本草拾遺陳藏器著莪云廉蒿生高岡宿根先冬百草俱以為廉蒿本草唐注云葉似白蒿花如瞿

麥紅白可愛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月八月採蜀本圖經云葉似蛇床青蒿黑秋熟所在皆有之本草衍義云角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徑三四分花罷結子長二寸許微彎則以為角蒿蒿之類甚多義固蒿之屬耳而陸璣謂莪羅生澤田沮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陳藏器謂莪生澤田沮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陳藏器謂莪羅生高岡羅願又云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今以經文證之中阿中陵則高地也中沚則水中也是高岡澤田俱有之羅說為得然莪雖可食之物而阿也沚也陵也有在焉者而未可采貴之而使成也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鄭以育材言則經文君子指人君言官爵之而得見也而樂且有儀句以心之喜樂屬學士之心言有儀謂君子以禮儀接見學士韓公云既見君子則其心樂易而有威儀以樂與有儀俱指學士說歐公云謂此君子樂而且有威儀也樂易所以容衆威儀所以為人法更以樂與有儀俱指人君說夫一句之內既以樂屬學士又以有儀屬君子未免太曲折而以為俱指人君則既見二字無所歸

着詩中言既見君子者二十有二具於九詩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也故呂與叔曰禮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人材所以成也嚴華谷曰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皆從韓說似較直捷然在學士口中自以為樂則可自以為有儀又涉於自譽故朱子皆不從之而以君子指賓客樂且有儀屬主人乃其為解是只將本文熟讀玩味自然認得此詩之意法似太無意味當仍從毛鄭雖曲而無害於理也王安石之說曰君子長育人材有道可以接耳目

者禮樂而已禮履此者也履此者也樂此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之蹈之所謂樂也周旋中禮所謂有儀也又未免穿鑿李迂仲已譏之矣

錫我百朋

本句毛公無傳鄭箋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疏云食貨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穜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韓公曰百朋多大之詞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以祿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厚祿以寵異之云爾二說相同王安石云彼厚之以祿用我也豈特為厚祿乎哉以翻鄭案實曲體鄭意也范逸齋之說曰錫我百朋言履益於王之多

也
頗正大攷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更作𧰼貝錢布之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文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文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一十文不成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為貝貨五品蓋罷錯契五銖之後莽鑄大錢錯刀契刀與五銖錢並行而始造此民間即不便行便行五銖錢未知周初已有此製否孔云王莽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

貝馬乃以百朋為得祿之喻夫材成而但以得祿為喜何輕視古人之才乎且古人亦安取此等才而育之乎韓公上書宰相有求用之意故立說如此朱傳謂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蓋以形容喜之之情意亦渾成

焦穫鎬方涇陽

毛傳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攷爾雅言周有焦護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護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為西北矣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彝中是也以爾雅上文曾有

大野鄭有甫田劍之則隻護為一地之名爾然則郭璞所指豲中者乃通釋隻護也朱傳曰隻未詳護郭璞以為豲中則在今三原縣北也既分隻護為二又以郭璞為專釋護誤已又放護爾雅作護陸釋文孔疏蘇傳呂記朱傳俱引爾雅為證則護與護通詩之護即雅之護矣雅之護言岐周有之而耀州三原縣即今陝西西安府三原縣也西安府共轄一州十五縣首縣為長安縣府城西五十里為咸陽縣縣城東二十五里即古鎬京也

府城北七十里為涇陽縣即漢之池陽縣也相去百里則焦穫鎬京涇陽俱在陝西西安府而方亦可知乃鄭箋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涇陽涇水之陽不專指為何地王肅以鎬為鎬京王基毅之孫毓亦以箋義為長前漢劉向疏云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顏師古注鎬非豐鎬之鎬夫劉在鄭之前必明知鎬之所在故實言千里之鎬鄭未審鎬之所在而意不以為鎬京故但言北方地名乎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

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崆
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
入渭水經流一千六百里之遥水北非一地皆可謂之
涇陽亦不必專以地里志安定郡之涇陽縣為涇陽矣
蓋以鎬即鎬京獵狁雖熾西周幾内方八百里不應實
逼處此近在都城數十里間也朱傳亦引劉語謂非鎬
京之鎬特不詳其何地而以涇陽為涇水之北在豐鎬
之西北方疑即朔方也劉瑾云南仲以獵狁之難城彼
朔方靈夏等地則獵狁所
侵疑即其地也申之攻出車朱傳以朔方即今靈夏靈夏在陝

西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經文侵鎬及方據彼所侵而言先至鎬而後及方則鎬在外而方在內故鄭不援朔方為證也要之鎬京則方非朔方以其相去遠也若果千里之鎬則與朔方相去無幾矣但鎬既非鎬京則涇陽非安定涇陽而焦穫亦非爾雅之焦護耳左傳許君焦瑕則焦在山西特不知穫在何處也何前儒知鎬方涇陽之非鎬方涇陽而仍引爾雅以釋經之焦穫耶夫異地同名者實難悉數何獨於所居之焦穫所侵

之鎬與涇陽恰與畿內之焦穫鎬京涇陽相合耶不特同其一而三地相同則王肅之言不可盡廢蘇傳以焦穫為周鎬鎬為鎬京方未詳而歸鎬為歸其采邑竊意匪茹者豈匪茹也言玁狁孔熾如此其心豈不思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乎如此庶無窒礙矣

大原

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毛亦言逐出之而已朱子據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之文定為宋之大原府陽曲縣即

今山西大原府陽曲縣也季彭山周斯盛既皆不以為山西之大原顧炎武曰晉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千五百里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特為鎮禦戎之備必不遠料之於晉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大原當即今之平涼也斯言似有據今攷禹貢既修大原孔傳曰高平曰大原今以為郡名孔疏曰大原原之大者又徐彥公羊解云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是冀北之大原亦無專屬特以其地之高大廣平而得名安知雁

州之域不亦有高大廣平之處號為大原者乎夫禹貢之大原與左傳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原（昭公元年）子產言宣汾洮滻以處大原（昭公二年）者冀州之大原也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昭公元年）者冀州之大原也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者雁州之大原也大原實有二地前漢嚴尤曰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夫曰盡境而還則似不出雁州昭矣又後漢殷嶷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府原州郡

縣志亦曰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夫原州屬縣有涇陽而大原果是原州則獯狁侵之所至在此吉甫伐之所至亦在此於理固通若涇陽汶言涇水之北則大原亦不必為原州之大原耳左傳晉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昭公十六年）竹書宣王伐條戎晉穆侯實與其役則獯狁之醜類實繁其禍被於周晉即延於雍冀矣吉甫安得不加薄伐乎攷大全地圖西戎寔在西北近於涇水犬戎在北近於京邑惟獯狁在東北近於冀之大

原分為三種意者獫狁一亂而西戎大戎相聯騷動獫狁既退而西戎大戎亦安然帖服惟獫狁之勢為禍尤烈殲厥巨魁則獫狁實為王法所必誅故詩人特舉以為言也乃經曰至于大原又曰來歸自鎬則大原與鎬當必相近何元子曰古文鄗鎬通用鄗本晉邑荀子武王以鄗史記周本紀復都豐鄗漢書戎敗我驪遂亡酆鄗皆以鎬為鄗若此詩之鎬乃鄗地也齊弦施伐晉取鄗公羊傳桓十五年公會齊侯於鄗是也其地正與山西太原接壤在漢均屬恒山國斯誠足為朱傳之一助然以鎬非豐鎬而朱

傳可信鎬即豐鎬而朱傳亦通劉向以鎬為千里者舉成數言也今陝西西安府至山西大原府西安府即古長安縣即古鎬京大原府即古晉陽首縣為陽曲縣即古汾陽實一千二百七十里何妨遼遠之而為千五百里乎顧說更何妨遼遠之而為二千餘里乎周說且孔疏謂宣王德盛兵強玁狁奔走不敢與戰則安知太原者非玁狁所奔之地而鎬乃吉甫所到之地乎所到者近而所奔者遠甚言兵威之可畏也若鎬果與焦穫涇陽皆近京邑則四章為玁狁所

侵之地此章言吉甫逐玁狁之地内侵何妨至於陝西遠逐何必不至山西乎不必過刺朱傳也要莫若以嚴尤之説推之為得嚴言玁狁至涇陽而不言居焦穫侵鎬方涇水之陽甚遠或玁狁果至涇陽而不至焦穫鎬方未可知則謂玁狁思居焦穫恩侵鎬方而現已至於涇陽涇陽大原相近無容委曲求全矣

吉甫燕喜章

毛傳釋上六句曰祉福也御進也甚簡鄭箋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

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　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令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　申其義頗當蓋此詩為宣王中興之首篇詞美吉甫而意實專美宣王之能知人善任有將將之才而克成攘狄之業也首言出師之由中言行師之法終言燕勞之禮條理縝密次第秩然吉甫既有功而歸王朝自有慶賞之典以寵異之慶賞之典既行又必與之燕以示慈惠賜燕之時又必擇在廷之賢而有德者為陪燕皆禮之當然也朱傳從蘇說蘇云來歸自鎬歸其采邑也吉甫既還燕

其朋友而張仲在焉輔氏復遵師說以此為吉甫私自與朋友燕飲也詳玩經文一曰王于出征再曰王于出征又曰以匡王國以定王國以佐天子其尊奉天朝而凜然於冠履之辨者甚嚴豈有始也煌然奉王命以出及其有功而歸天朝之大典不行而但與同僚相好之輩私飲於家乎宣王中興之初當不至是若王朝有其禮詩人乃舍之不言而特言其在家之私飲亦不明大體而不善於詞矣朱子之意特以經言吉甫燕喜而未嘗言燕吉

甫固以此燕為吉甫所自設又以經之諸友為吉甫之友則即以為吉甫之燕其友且天子之燕有牲牢而無魚鼈韓奕顯父餞韓侯則有之故遂以為朋友相招飲之詩夫詩人之語每多倒詞若果為吉甫之燕其友而非燕吉甫則以吉甫歸途之遠行期之久獵狁遍而上下安天子未嘗饗之諸友未嘗宴之而征塵甫定凡百君子反羣然而受吉甫之燕何以為情乎況吉甫之友吉甫固可以為我友而自他人視之亦可指以為吉甫

之友也至顯父之餞實由王命魚鱉鮮魚為顯父私設將路車乘馬亦顯父私贈耶蓋北方多山而少水水産為貴故以魚鱉為加禮耳錢天錫謂燕喜說得大中外泰寧疆場無事亦是大臣之福則燕非燕飲之燕而為燕安之燕蓋獫狁既遁王國克安乃吉甫之所喜既多受此康寧之福於是歸而燕飲文勢較順受祉之義更較鄭箋為正大而末章言燕喜應首章之棲棲亦覺有情姑存之

芑

芑有三種毛氏於豐水有芑訓草於惟糜惟芑訓穀於此訓菜陸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又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孔疏吕記俱引之朱子曰芑苦菜也此即今苦賣菜宜為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此芑之為菜信矣但攷爾雅曰荼苦菜是荼為苦菜非芑為苦菜也故陸云似苦菜者良是今朱傳直云芑苦菜則衍歐陽之誤耳歐云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又宋嘉祐本草謂芑為白苣

王禎又謂之石苣　孟說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　李氏綱目謂白苣葉色白折之有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故諺曰生菜不離園　如苦蕒則亦如之耳今朱傳謂即今苦蕒呂記載朱子初記亦同　不知其何所本矣王安石徐安道范致齋俱以此詩之苣為穀夫苣由新田當畝中鄉中采之則非草也明矣使采苣非為軍糧而設則以為菜也可若軍行采苣而食庶幾穀之類堪充一飽云

薄言采苣

毛詩曰興也言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箋曰興者新美之味和治其家養育其身也蓋言新田菑畝之中其田已和其苗已美故采之與人君須人為軍士必得蒙教養育之士始勇武可用故於彼取之也歐陽譏為迂疏而謂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蠻荊取之易如采芑耳李迂仲又謂歐說近於南征之意然與下文不相應唯蘇說為近蘇云方其治田也則勞及其采芑也則易故宣王南征亦使方叔治其軍而用之蓋新田菑畝之中有此菜亦如

宣王時有此車馬之盛也要與毛鄭之說不相遠朱傳則謂軍士采芑而食賦其事以起興竊意古者兵民未分凡車馬器械糗糧之屬皆起法於田鄭康成以賦為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商賈雜稅給軍胡康侯謂周禮小司徒之職以起軍旅以令貢賦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以族師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若有軍旅使皆備旗鼓兵器帥而至書費誓言善敽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善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則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國家府庫之所蔵未嘗不以資給軍需而民之所自
齎持者已無不備若以三十萬之衆徒取給芑菜以為
食軍無現糧何以應敵乎況行師之法部伍貴其整齊
恐變之生於動也故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猶戒其越逐
軍法尤重於剽掠恐變之起於近也故踰垣牆竊馬牛
誘臣妾必加以常刑今新田畝中鄉之中於彼於此
任其采取毫無禁約居民之騷擾實多師之所過荊棘

生焉詩人何以美之哉又玫周禮遺人之職師役供其
道路之委積委人之職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是古者耕
三餘一之良規積之路室候館之中者甚盈軍行即給
之故少輒輸轉運之勞然實積之於平時而用之於有
事決非軍士在途猶采取民間之食以為食也采薇詩
先儒以薇生為遣戍役之候則此詩采芑亦為南征之
候蓋所以紀時也月令孟夏苦菜秀而於彼於此云者方叔既
伐玁狁又征蠻荊故以為興詩本自明

其車三千

鄭箋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凡疏曰縱令羨卒盡起惟二千五百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又曰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是疏家已覺箋義為非矣王安石又謂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劉長樂云甲士九千人步卒二十一萬六千人蘇子曰云荊蠻強盛不得不爾李迂仲從王皆謂宣王時實有三千之車范逺齋曰詩人三百三千皆取其盛

未必實然也朱傳從范朱子曰孔氏王氏之說皆以詞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竊意歌詠之詞每多誇麗但取其盛而不免過其實者此詩一則曰三千再則曰三千言之不已而至於三詩人決不為此誑語以欺人耳觀齊桓伐楚共合八國之師晉文城濮之戰亦賴齊秦之力則宣王南征必有諸侯之衆可知況桓王伐鄭而陳蔡衛猶從之豈宣王之盛遠征蠻荊而無一諸侯應之者乎下篇車攻東都之會諸侯曰會同有繹其來莫不奉天子之聲靈而奔走

皆來則有四方之事家宰命師於諸侯虎賁氏以牙璋發之孰不奉命唯謹乎安石之說於事理固合也至於諸侯之國不過百里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兵車既可出千乘加之以重車是二千乘矣天子王畿千里為方百里之國百法可出兵車十萬乘重車十萬乘而天子之國但稱萬乘是畿內諸侯之國所出之車不數在內而止以天子所自領之地言之也今詩之言宣王者於其可出之車之數猶不及三分之一則何不可謂詩人實

言其數哉且晉人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昭十三年則以宣王有車三千實不為過孔說亦可信也又劉長樂以三千之數皆指兵車言朱傳謂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是合重車數之也朱備萬云六鄉六遂四其三萬七千五百則為十有五萬輕車千五百兩重車亦當千五百兩申其說則甲士止有四千五百步卒止有十萬八千以此征蠻荊誠不為多也王氏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豈能一一如數此後世虛詐之謀亦非王者仁義之師耳

東有甫草

毛傳曰甫大也王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為樞閒容握驅而入蠭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以為門裹纏甯以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項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蓋謂廣大之地有草可芟故言甫草也毛傳甚簡此獨詳述古制繁而不殺據其師傳當不誤也鄭箋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鄭以下章云博獸於敖敖是地名則甫田亦是地名矣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

成其說也朱子以前諸儒多從毛義蘇子由李迂仲輩朱子以
後諸儒多從鄭說劉安成王伯厚輩從毛則無穿鑿之病從鄭
則有傅會之失據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
郭注爾雅曰今滎陽中牟西圃田澤是也今開封府中牟縣則圃固鄭圃之名與敖相近在開封府鄭州汾陽縣西北二十里相去百里故宣王得往田焉又國語謂藪有圃州圃有林池則圃田畜牧之地宜其有州矣乃周禮爾雅左傳俱作圃而經

文但言甫不足引據鄭氏好破字朱子嘗痛譏之此亦
破字乃舍毛而取鄭竊所未解後漢書注云韓詩曰東
有圃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艸也
其解與毛近似更直捷並不作地名也且以圃即為甫而是
地名如皇武子之言圃當是通名未嘗專屬秦鄭特秦
鄭之圃取義於原取義於具通名也哀公十七年衛侯為虎帳於藉圃是魯衛
於蒲圃東門之外襄公二十五年季孫樹六櫃
亦皆有圃豈獨秦鄭也哉周禮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

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詩曰九月築場圃又曰析柳樊圃則圃是園圃之有藩者爾更不獨四國有也故鄭說難信又朱傳曰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焉此用孔疏語孔氏過欲為康成解而反忘其說之疎也周禮九州藪澤皆掌於職方所謂名山大川不以封也況即為鄭地天子無外普天王土獨不可往田乎河陽晉地而襄王狩焉傳僖公二十八年經書天王狩於河陽汜為鄭地而襄王亦居焉傳僖公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朱子仍之

亦不細察矣

甫草

韓詩說甫作圃後漢馬融廣成頌曰詩咏圃草鄭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易毛義而遵師說亦非無據但周自有甫地武王封太公庶子於甫（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界）穆王時甫侯入為司寇其玄孫在宣王時佐中興又二世為荊所滅詩曰維申及甫又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是也又穆天子傳曰天子望甫田之路東至於房竹書

且言宣王狩於甫則甫為周地明矣水經注亦以甫田即詩之甫而草為麻黃草云渠水歷中牟縣之甫田澤縣證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甫草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崗上下二十四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為鄭隰之淵藪也則不必太拘沈無回謂甫田即敖亦未確孔疏謂上三章為致意之詞則宣王發號施令時必規度殺圍大小之處斟酌諸侯遠近之地而後明示之曰仲冬狩於甫明年仲夏苗於敖使兩地各為戒備而諸侯亦各以其方至

故言有繹爾必非六服諸侯盡會於一時亦非仲冬從狩之諸侯至明年仲夏而猶從苗也詩人之言其地其時次第井然即以甫為甫田也亦可

麋麋其沃

毛傳曰麋麋衆多也鄭箋曰麋麋壯貌復麋言多也鄭蓋本爾雅麋云麋壯麋牝麋其子豜郭注亦引此詩為証然爾雅所釋凡二字連文其解與本義不相關也詩經亦然如施施之不為裳是也且本句麋

鹿不重言而麤則重言之於體不合陸德明曰麤說文作嚓云麤鹿羣口相聚也董彥遠曰廣訓云麤衆也則毛義不易矣毛又曰祁大也其大孔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鄭箋曰祁當作麈麈麈牝也爾雅麈牡麈牝麈北麈其子麤國語獸長麤麤其跡蹙絕有力狄其氏注爾雅亦引此詩為證而祁之何以當為麈孔疏未詳其義豈以書傳多以麤鹿竝言上章既言鹿此宜為麤即朱子孟子章句麤鹿之大者麤固鹿屬也說文而實各異爾雅

鹿壯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麛其名既別而鹿
為山獸純陽仲夏得陰而角解月令麋為澤獸左傳逢澤有介麋焉
純陰仲冬得陽而角解熊氏賈氏故周禮膳羞麋鹿麞舂麋臡
麞各隨其性以為宜也述異記鹿千年蒼又五百年白又五百年玄
肉蹄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二十餘斤然吕朱俱從毛嚴說其禽獸形體祁大又
甚多有矣尤覺分明

鴻鴈

毛傳曰大曰鴻小曰鴈後儒多從之說本不誤而所分

不止此爾易漸卦取義於鴻諸儒多以昏禮用鴈大夫贄亦用鴈為解既混鴻鴈為一矣而釋詩者何一不深究也據博物志言其毛有粗細形有大小有三同焉以仲秋來賓月令孟春鴻鴈來北也仲秋鴻鴈來南也季秋鴻鴈來賓先來者為主後來者為賓也一也鳴如家鴈二也漸飛有序三也有三異焉鴈色蒼而鴻色白一也鴈多居羣而鴻寡侶二也鴈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霄三也許慎最明而陸疏既云鴻純白似鸛而大又云有小鴻大如鳧白色則鴻自有大小

二種也月令有倭鶹之名爾雅則云舒鳧鳧經一名鴨雞一名鶩鶩一名鶩音埋方言自關而西謂之鶩南楚之外謂之鶩鶩鳧法言又云朱鳥其名不一矣漢武帝時有赤鶹帝幸獲赤鶹作赤鶹之歌以薦郊廟宣帝時有五色鶹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祠有五色鶹前集殿則其色亦不一矣而或成公綏鴻鶹賦李白鴻鶹行玉篇鴻鴈也二鳥之不分久耳又說文雁入隹部云鳥也鶹入鳥部云鴈也玉篇兩廣韻猶分為二韻會曰鶹或作雁始合為一當從雁省通作雁別作鶹無所取今人通用非古也

鶴鳴篇

序曰鶴鳴誨宣王也詩在雅中自宜指王而言稱宣王者當亦有本而經無明文故朱傳泛言陳善納誨之詞大旨亦相合也至其所誨之事毛鄭專以求賢為說（謂當求賢人之未仕者而用之也）如果詩人專以求賢誨王序何不直曰誨宣王求賢乎乃毛以鶴在澤者為良（以喻賢者在淵朝廷尚俱喻賢者檀下有蘀喻賢者而下小人）他山則為小魚（以喻異國）鄭以鶴與魚皆喻賢者檀則喻大才蘀則喻小才）取喻之意已不盡同李迂仲以鶴與檀喻賢之大者魚與蘀穀石范逸齋以鶴與檀喻賢之大者魚與蘀穀石

俱喻賢之小者伯仲之說也朱傳以首二句言誠之不可掩次二句言理之無定在次言愛當知其惡惡當知其美似本王安石王分修身致人用賢難不肖取於人為善四事及逸齋一說上四句誨王當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下四句誨王當愛知其惡惡知其美夫天下之理不盡於四者即四者推之觸類旁通理無不該事無不備舉天下而措之可也若專指求賢則所誨者一事耳故不曰誨宣王求賢而曰誨宣王也或疑一篇之中不宜累舉四事乃一篇之中既以鶴鳴比賢者矣浸假化而為魚

浸假化而為檀蘀穀石一賢也累舉六事以喻之詩人獨不詞費乎

祈父

毛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曰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王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安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止居乎謂見徙從軍與羌戎戰於千訾而歌而歌之時也六軍之士

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毛鄭本相合孔氏援周禮以申其義甚為有據但孔既謂此爪牙之士不應從軍又謂此勇力之士選右當於其中若軍右出征是其常職今恨移我於憂蓋使之為步卒故恨也此實衍說周禮注所謂選右者特選為王五路及屬車之右耳若甸出一車甲士三人則六軍之右已在其中不必更選司右之屬以充之也如以司右為步卒將有許多司右乎司右之職當為王守衛即為六軍之右亦非

其職不論乘車與役卒也朱傳曰予六軍之士也以予為六軍之士將六軍之士不從征役乎章氏謂鄉遂六軍之士以衛王畿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待發之圻兵不出況司右虎賁之屬始皆從行然則鄉遂六軍之士及司右虎賁之屬始皆從行然則朱子以此詩為天子不自將乎攷周禮大合軍為大司馬之職而其屬量人則營軍壘舍環人掌致師楊軍旅司右合軍卒伍而比其乘虎

貢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貢氏掌執戈盾夾王車
而趨軍旅則介而趨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
令舍挈畚以令糧戰之利在馬則有馬質校人圉人牧
師諸職戰之利在兵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諸
職而五官之屬各在行間矣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
邦治四曰軍旅之聯事幕人凡軍旅共其帷幕幄帝綬
地官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而作其徒庶之政令
小司徒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以及

鄉師正治其徒役車輦旅師縣師遂人合卒伍簡兵器
遺人委人共委積鼓師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春官大
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小宗伯則帥有司立軍社大祝宣
於社造於祖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大史抱天時與大
師同車秋官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軍刑士師掌
五禁五曰軍禁掌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鄉士遂士
有大軍旅各率其屬而趨若冬官之屬攻金攻木攻皮
諸工軍行俱不可缺是皆不必王出而後從役耳語類

又曰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有卽甸之民夫卽甸之與鄉遂制雖不同而卽甸亦在畿內卽甸之民可用則六軍之士不得以從征為怨矣又六軍之民以其出於六鄉也若鄉遂之民不為征伐之用朱子何猶稱之為六軍之士乎又周禮賈疏凡出征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及三等采地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則鄉遂之民是征討最先用之軍也尚書孔疏鄉遂各有六軍天子實有十二軍諸侯實有六軍則卽甸所出

之兵是在六軍之外也更攷鄭衆言六遂在王國百里之外而白虎通及杜氏周禮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鄭氏聘禮注云周禮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也郭璞爾雅註云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孔氏禮疏云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合觀諸說天子諸侯之國遠近大小不同則居其

地之民强弱衆寡亦自不同矣乃周禮大司徒與遂人之職天子六鄉六遂之法也既家出一人恰合六軍之數諸侯之郊内郊外焉得有三鄉三遂之民耶若諸侯十里之郊内郊外可容三鄉三遂之民則天子百里之郊内郊外又豈止容六鄉六遂之民耶若不計地出軍則鄉遂軍之號何妨天子六而諸侯三通鑑併算未免難通漢唐諸儒但守成法未及細審宜朱子有異論也而典籍云亡莫可攷證後人更多臆說總之此詩有不

當從役而使之從役者故有怨思爾司馬職司右虎賁旅賁之屬皆為王守衛者皆可謂之爪牙之士也

有實其猗

朱傳引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李迂仲曰實草木也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言南山之生物而州均也及或說謂皆不甚通或說者蘇說也蘇傳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李迂仲曰實草木也猗如綠竹猗猗是也言南山之生物而州均也及或說謂皆不甚通或說者蘇說也呂東萊俱從蘇朱傳後引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逸有大相絕者矣則意亦從

蘇也劉安成又舉左傳落其實詩綠竹猗猗為實字猗字之證猗訓何可通而左傳落其實字與材字對杜注云吹落山木之實是實為果實之實非即以草木為實也故朱子終未之定攷鄭箋解實字本與毛同惟以猗為倚未免破字耳王肅述毛曰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其用衆士之智能也孔疏以為傳意或然歐公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將誰

從毛當漢初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又幾及千年而蘇氏出其說為邑中之人說為郊野道路之人歟則於俱未通之中毛義必有授受非若後人之揣摩擬議者耳

貝

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貝至秦廢貝行泉說文

禹貢揚州厥篚織貝顧命大貝鼖鼓在西房貝之為寶也久矣爾雅貝居陸賤音標在水者蝘大者魤音杭書大傳

西伯既勘黎紂因之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大車之渠以贖其罪郭注車渠謂車輞即今車渠貝也郭注今邢疏考工記謂車輞為渠形曲及大小如車輞故比之也小者蝛音責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貽貝黑色貝也餘貺音池黃白文以黃為質黃為文黵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黵今紫黵蚆音巴博而頒匡軌切廣而頭銳蜬困求閒切大而險即簟謂污薄蝛小而楕他果切上小貝楕謂狹而長此皆說貝之形容也郭注上同而相貝經又有紫貝盈尺如赤電黑雲俞疾珠貝素質紅黵明目綬貝青地綠文消氣障霞貝黑文黃畫伏蛆貝之益人者也浮貝使人寫羅貝使人善驚雖貝使痡癘鱓貝

使胎消 惠貝使善忘 嬰爲命反 貝使憧愚滛 碧貝使人盜 委貝使志强

貝之損人者也顧命又有文貝山海經曰荅梧之野多

有文貝又云陽山濁洛之水注於蕃之澤多文貝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郭璞云文貝

貝馬大抵交趾南州異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琢磨而

光采煥爛曰南交州志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盛也善治蠃俱有紫色 倶出馬大者

輪相貝經或至一尺六七寸 邢疏肉如科斗而有首尾注郭

以其背用故謂之貝 埤雅上應搖光星云運斗樞云搖光明江吐大

貝

南箕

毛傳曰南箕箕星也孔疏曰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巖粲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南箕之即箕也明矣洪範曰星有好風蓋箕星也詩緯曰月離於箕風揚沙史記天官書曰箕為敖客曰口舌（宋均云隱以簸揚調弄為象箕之受物有去去來來客之象也）晉書曰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

津一曰天雞几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荊州星占曰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曰箕第二星名風后歷觀諸說箕星之可畏如此而讒人之罔極也往往無事生風逞其口舌以簸調君子捕風捉影之譚鑿鑿言之反若有關於人心風俗之化者使人欲雍而無從其傷殘君子也不啻摧枯拉朽之易古人既取象於口舌而名箕詩人復借箕星以喻口舌可不懼哉

天漢

毛傳曰漢天河也舊說天河與海通博物志從北極分為兩頭隨天而轉入地下過抱朴子蓋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天官書又曰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氣發而升精氣上浮宛轉從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物理論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邢疏復引孫炎云析別水木之位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別水木以箕星為陽陽河須津渡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

之津也不言析水而言析木者此次自南而盡北故依此次而名析木也之說以申之分析甚明而晉書所載尤詳云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說魚天黿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瓜絡入星杵造父騰地王良傳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關邸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唐志言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要亦無異論云而周之盛也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周之衰也維天有漢監亦有光雲漢亦因人而有異耶

織女

漢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姿角布帛貴）織女之為天女固無異說而毛傳訓跂為隅貌孫炎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孔疏云織女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則織女之為三星亦無異說其旁一小星名姑彰又南一星名捐瑣（男女以夏至冬至祭之得好顏色好智慧）此在旁與南者耳不得而混也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

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則此詩所謂迨迨皎皎者各分東西盈盈一水可望而不可即者是星與織女之事桂陽成武丁有仙道當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時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又云天帝之女許嫁牽牛廢織紝天帝責令歸河東使一年一會今人云織女嫁牽牛則荒誕之說矣

七襄報章

七襄之訓毛鄭異義報章之訓毛鄭同義毛云襄反也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鄭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毛說自有師傳鄭之以襄為駕本爾雅釋言也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自卯至酉歷其次舍有七也蘇傳呂記俱從鄭朱傳列傳箋二說而申明其意亦皆從鄭也但織女之從旦至暮移歷七次理固當然而終不可見故仍言未詳也蔣氏之說云凡物有駕皆可謂襄故畢鑿亦謂之奉襄此所謂

襄蘩義於此機織之狀似此亦未可信毛傳訓玁狁於襄之襄為除玁毛訓報章云不能反報成章也鄭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章鄭實申毛也言女人之織緯一往一來是反報成章今織女之星駕但有西而無東為不成報章也歐陽云天雞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朱傳云不能成報我之章後人疑譚大夫何施於織女而責其報則大古說似不可盡廢

牽牛服箱

爾雅云星紀斗牽牛也又云河鼓謂之牽牛是以河鼓
牽牛為一也漢書云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
上將左左將右右將是以河鼓牽牛為二也爾雅李注
牽牛河鼓皆二十八宿名也孫注河鼓之旗十二星在
牽牛之北是用漢書以釋爾雅也郭注牽牛斗者日月
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今荊楚人呼牽牛為擔鼓
擔者荷也是順爾雅本文為解也孔氏詩疏邢氏雅疏
皆云不知其同異今觀毛公既用雅釋詩而蘇傳呂記

朱傳皆從毛當以雅為準矣又漢書謂河鼓左右旗各九星孫炎謂河鼓十二星其言既異而晉書謂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駔火又云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豈牽牛之果非河鼓與何多寡之甚也毛云服牝服也鄭云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二家相成合於周禮車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大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內容物之處為箱　禮書輿人之車廣而不方車人之車箱方而不廣　歐云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邱云服箱猶言駕車也朱傳從之讀服

為服牛乘馬之服與上報字相對於理亦通二陸詩云機

契闊成辦服箱云

牽牛非服箱也　從古

啟明長庚

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曰既入謂明星為長庚

庚續也是以啟明長庚為一也爾雅曰明星謂之啟明

孫炎郭璞俱以明星為太白廣雅曰太白或謂之長庚

或謂之太囂曹憲注與毛同孔疏云啟明是太白矣長

庚不知是何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

未能審也鄭漁仲則分啟明為金星長庚為水星後人謂金水二星各有晨昏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說則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熊氏又為非金即水之說游移無定見攷史記索隱引韓說太白晨見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又李白之母夢長庚而生白遂名白而字太白韓退之詩云太白伴月蘇東坡詩云長庚到曉猶伴月則不獨啟月為太白而長庚亦明太白矣蘇傳啟明長庚皆太白也故朱

傳以啟明長庚爲金星也但思啟明長庚既是一星晨既先日而出昏復後日而入則晝之行度遲於日矣乃既後日而入復先日而出夜之行度不及速於日乎一星之行度何得晝夜有異且詩言東有西有亦不似一星則漁仲之說未可盡非乎

畢

毛傳曰畢所以掩兔也鄭箋曰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二家以畢爲星名則同取象於畢之義則不同

孔氏引詩鴛鴦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
羅出國門以申毛引特牲饋
食禮曰宗人執畢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
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以導之以申鄭
復引孫毓之言曰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
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
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左袒鄭說蓋掩兔之畢尚須施網於其
上祭器之畢則宛如畢故曰畢或呼為濁因星形以名則
濁謂之畢郭注捕兎之畢郭注捕兎之畢或呼為濁因星形以名則
固從毛矣而歐蘇李范呂朱皆宗毛則以史記天官書
云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漢書天文志云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
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

多兩後漢蘇竟傳云畢為天綱主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晉書天文志云畢八星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諸書多言畢主田獵而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而已詩言載施之行則朱氏況祭器之畢宗人執之而已詩言載施之行則與兔罝言施於中逵施於中林者合毛傳洵不易也

北斗

晉書云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大宰之位主褒賢進士廩授爵祿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

亦為壽命之期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原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為帝星取乎運動之義也

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第一星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

呂記董氏說及朱子初說俱指北斗言僅集傳又指

南斗言而附或說蓋泥北斗之
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漸
稱參傍有玉井則井在參東故稱東井箕斗竝在南方
之時箕在南斗在北之說而又不以初說為非故兩存
之也然上文東西不以啟閉長庚較而分此亦不必以
箕斗較而別耳春秋文耀鉤云斗者天
㕓宋均注斗七星有五
㕓宮商角徵羽各應其星俱指北斗也
禮斗威儀云雷
侯五

箑蓉同音

毛傳曰箑蓉東方之藥也同音四縣皆同也孔氏引大

射注大射樂人宿縣作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　注笙犹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為笙磬舉磬則鐘鑮可知矣　小胥注王宮縣　鄭司農曰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也　以申之是笙磬為一器也鄭箋笙磬無訓意與毛同矣唯云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遂謂箋以笙與磬為二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竊以鄭言八音克諧者猶毛言四縣皆同也舉一以該八非舉四以該八也鄭於儀禮大射注明言東方鐘磬謂之笙西方鐘磬謂之頌而箋詩

不自立義以毛已得解也今攷周官眡瞭掌凡樂事播
鼗擊頌磬笙磬賈公彥曰東是生長之方故曰笙西是
成功之方故曰頌亦從鄭也陳晉之曰鐘磬之應歌者
為頌鐘頌磬笙鐘笙磬春秋傳歌鐘
二肆即頌鐘詩笙磬同音即笙磬意雖小異而以笙磬
為一物則同毛說非無據而孔失鄭意矣呂東萊曰磬
以石為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朱傳曰磬樂器以石為
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者言其和也熊氏朋來

子之意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吹笙即瑟受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管受均於磬之證也甚詳辨是據孔氏申鄭之意分笙與磬為二物也蓋儀禮笙磬笙鐘並言此詩首言鐘而不言笙鐘安知言笙言磬必為儀禮之笙磬乎觀孔氏申毛云樂器多矣必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先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鐘以奏諸樂也釋鼓鐘之義並不以為笙鐘將磬亦但為玉振之磬爾然則孔氏之申鄭雖非鄭意而

有合乎詩旨朱傳從呂實從孔也禮記曰叔之離磬樂錄遂謂磬起叔所造世本曰無句堯臣也作磬通禮義纂曰黃帝使伶倫造磬磬之來也久矣考工記磬氏為磬據周時言也而離之則特而大編之則雅而小云

雅南篇

毛傳曰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篇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毛傳甚簡釋此獨

詳誠為可信又東都賦注劉淵林引韓詩內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後漢陳忠云王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曰以雅以南𠂤任朱離註引薛君章句曰南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樂以其人聲音及樂篇不僭差也毛詩無𠂤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是四家之說合尤若可信然攷周禮𠂤師掌教𠂤樂舉東以該四夷故以名其官毛傳以笙磬為東方之樂東為萬物之始故舉以該四

方何以此詩不言韎而言南乎又旄人掌教舞夷樂羣
夥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四夷之
樂既皆可吹而歌則不得謂惟南可和於雅矣況南方
之樂既曰任自不得更謂之南而陳忠言南又言任則
不得以南為夷樂可知忠意以雅以南便是合歡之樂
韎任朱離方為四夷之樂耳故歐陽欽闕所未詳云左
傳南
籥是文王之樂詩又以閒夏
王之詩此以雅以南不知雅
鐘詩以雅以南文王世子
秦子所觀象箾南籥者也
非指南夷之樂也南夷之樂
南召南為文
而七經小傳云
鼓南為何樂

曰任不曰南謂之南强厥名矣云鼓鍾之詩傷幽王亂文武之樂故末及雅與南雅亦用篇南亦用篇故曰以篇不僭也蘇傳亦云雅二雅南二南篇解見簡兮篇

萊侯從蘇侯朱傳從之蓋儀禮樂有四節首節升歌此歌以瑟次節笙入堂下間歌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也以上皆奏雅樂四節合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也孟子言管籥之音則播雅南於籥周旋相應所謂以籥不僭也又單言雅可合風詩在內如杜夔

鄭夾漈 李迂仲 范逸齋 程泰之 呂東萊 從蘇侯

記雅樂四篇騶虞伐檀鹿鳴文王是也並言雅南則分二雅二南為宜矣若就毛鄭二家言毛公師傳有自而其意亦優毛以雅為先王之樂舞籥為文舞以是三舞與上琴瑟琴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為不僭也鄭以萬為武舞而雅即萬舞對籥舞為文舞鄭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容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者正也籥舞文樂也則不免穿鑿耳

楚茨篇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君子思古焉朱子謂此篇至車舝

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竊恐正雅之篇有錯簡在此者耳序皆失之此出朱子創解後人信者有之疑者復不少矣班張之賦喜述西京之盛儀元白之詩多咏開元之勝事古人身居衰季而遐想郅隆恨不生於時而反覆詠歌固無聊寄託之詞也然追慕之下必多感慨詞氣之間時露悲傷而十詩典洽和暢毫無鬱怨之情何必變欣慰為憤懣易頌美為刺譏乎故就詩論詩朱傳得之者蓋十八九矣又呂

記董氏曰鄭康成謂齋以采齋當為禁齋之齋慮後世誤也說文曰齋絜也則當康成世字猶為齋其為菜者後人誤也康成之意本謂齋音當讀如菜菜則以茅蓋屋覆之名然菜音且董氏引之以康成以采齋即詩楚茨矣劉安成信甫董說云先儒以楚茨即采齋不察之甚夫齋當為菜不知采何以為楚也漢書文選二註皆以采齋為逸詩夫肆夏既逸則采齋之亦逸明矣

神保

毛傳訓保為安鄭氏申之曰鬼神之安而享其祭祀孔

氏又申之曰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是神即先祖而保者乃先祖之安寧爾初不合二字為稱號也先儒俱從之范逸齋始謂神保猶言天保楚辭謂之靈保鬼神之稱也朱傳保字既從毛訓又云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則從范說矣攷楚辭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貌思得賢好之巫與神相保樂也則楚辭之靈保原不作鬼神之稱不足據以為証朱子又云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

巫又云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身則巫而心則神
令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此更難曉周禮司巫中士二
人掌羣巫之政令而已凡祭祀宇瘞共匶主及道布及
葛館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尸則以孫為之曲禮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天子諸侯之尸以
卿大夫祭前三日筮之陳氏禮書
說之為妥適五章鄭箋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豈可混為一乎不若從古

鼓鐘送尸

周禮大司樂云尸出入奏肆夏此天子之禮也杜子春曰呂叔

玉云肆夏周頌時邁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鄭氏以此詩為思古明王故引此為証朱子以為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則不關天子之事而亦引之自相矛盾後人遂多異議攷儀禮大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宾及庭奏肆夏是諸侯得奏肆夏矣又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不得奏肆夏矣天子畿內公卿比外諸侯或亦得奏肆夏但古禮廢缺天子諸侯之祭禮不可得見朱子釋此篇多用少牢饋食禮少

宰饋食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禮告利成後祝入尸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於廟無鼓鐘之事不知何所據也朱子以楚茨四篇相連甫田言歲取十千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皆九一之法乃公卿采邑之地故以公卿之禮而肆夏之奏實天子送尸之明證則何妨即以為天子之祭祀乎

賓之初筵篇

賓之初筵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後漢孔融傳曰衛武之賓筵詩云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惡也韓說為范氏所譏云詩所陳皆君上下之禮武公雖入為卿士人臣耳豈得用此禮武公在幽王時春秋已高不應尚有酒過而朱子取之豈以為刺時則語近誹訕流於刻薄以為自悔則言足警戒歸於忠厚而武公既為王朝卿士其詩得列於雅鄭但首章毛傳以為燕射鄭箋以為大射崔靈恩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王肅

申毛以為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故曰燕衍非是實祭故為燕射王氏蘇氏呂氏從鄭則以二章燕衍烈祖句言祭明是將祭而射故為燕射各據所見本皆可通朱子葉引大射燕射之文以釋詩不毛不鄭之間遂滋後人之議矣蓋射禮有三大射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其禮不同朱傳釋次章既依鄭言祭則宜為大射矣而首章所引燕射禮何也大射射皮侯燕射射獸侯

末傳引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則獸侯也又
鄉射禮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既
納射器比三耦司正為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
下綱又燕禮云樂人縣若射如鄉射之禮鄉射云樂工
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朱傳引之則似為燕射
矣又引大射樂又宿縣之文何也夫樂人宿縣將射改
縣者天子宮縣階前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諸侯與其
臣行禮畧不須改縣孔氏穎之甚明朱子既以此為衛

武飲酒乃引天子之禮何也又釋侯制詳於天子而不及諸侯何也劉瑾以為參約二禮之文不知禮之相合者可以參約若截然不同者何可參約乎後人以祭祀感神獲福與射何涉王肅之說不免迂曲當從鄭義信已又毛以二章為行燕射之禮故云手取也室人主人(孔云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鄭以此章實為祭祭則無取於匹故云仇讀為(釋文鄭音俱謂挹取酒)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

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攻大射司射請於公卿射司射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耳非主人請於賓也又大司馬職曰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射禮曰選羣臣為三耦則耦者有司所比非賓自取其各自取匹者衆耦耳而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謂於賓客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也又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衆賓為加爵則鄭說有據故朱子從之但鄭好破字朱子深惡之此獨非破

字乎王氏曰賓主皆善射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
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謂也其說似亦可通又鄭
氏明堂位注讀康為亢言舉也亦為破字朱子既從毛
而訓康為安毛云酒所以安體也復引或說即鄭注也又毛傳曰
時中也王肅申之曰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謂勝者之
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鄭曰時謂心所尊
者也孔疏謂時而存在於意故云心所尊者是言弟子
舉觶於其長之事也二說皆通蘇氏以奏爾時薦之以

時物也此與維其時矣之時同李呂俱從之朱子既以
時為時祭又引蘇說亦以其義為優矣此詩毛鄭之說
多異姑舉其尤者云

詩疑辨證卷四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　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　臣李覲龍